

歸潛志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
為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
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皞之墟一旦遭
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
復于鄉蓋年三十三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
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煙
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
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其所以經涉憂患與夫被
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蔬飲水橐中無寸金未嘗



蒞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以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叙。

歸潛志卷第一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志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

蒂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以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叙。

歸潛志卷第一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志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

風無處不揚花真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
飲詩云夜飲何所樂所樂無諠譁三杯淡醪醪一曲
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陶、復陶、醉御
豈有涯聚骨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標翻騰疊
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州聞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
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
、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為軟金盃詞風流紫府即痛
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璃盃纖、白玉葱分
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堂為鐵券行教

十韵筆力甚雄又有送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
詩共載飛龍記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
集行於世

密國公璿字仲寶世宗之孫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
俊才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公以開府
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吟詠為樂時、與
士大夫唱酬正大間余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
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笑真一老儒殊无驕貴之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无俗談
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益數十軸皆世間罕
見者後余遣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為予先子集作後
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禧之李長源王飛伯皆游
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巷便是臨淄公
子家寂莫昼堂豪貴少時容詞客听琵琶盖實錄也
天興初北岳紀河南公已卧疾予候之因論及時事
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夷
狄如得完顏氏一族歸我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

餘復何望尔後數月薨五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少
亦有俊才作詩與字益亦可喜狀貌白皙丰神秀徹
如仙人公特鍾愛嘗令子指其書益曰將以付斯人
公薨崔立之變皇族皆聚于禁中將北遷慶之病死
年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
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趙閑、序之行于世其佳有
聞閑、再起為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
睿思深四朝著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
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岩磴谷西窓夢不信

秋來不上心又過胥相墓云亭華表立朱門始信
征西宰相尊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甚
有人遠意又絕句孟津休道濁于涇若遇承平也敢
清河朔几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不可謂無志
者也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作詩及字
昼有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補後
再入館為修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岢嵐平定寧
邊三郡南渡為直學士遷侍讀拜禮部尚書致仕再

起為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改元夏四月卒年七十
三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
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
文士領袖壽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疎曠無
机鑿治民靜鎮不生事在朝循々死異言家居未嘗
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粗衣糲食不卹
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面目頗昏犹孜孜執卷抄錄上
至六經解外至浮屠莊老醫藥丹訣无不究心其所
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華指要滏水集外集无慮數

十萬言自號閑居上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
進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兒
初為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受之遂更為經義李
踰冠擢高第名聲煒然為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詞雄
奇簡古後進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
經世心泰和南征兩上疏策斯勝負章宗姿異給送
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及此方兵
起又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朮

虎高琪擅權擢為左司都事公審其必敗以母老辭
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適連知貢奉
正大末由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
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公為聰敏於學無所不通少
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
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
以迂濶見抑士論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有
放无仕進意得官未嘗成考旋即歸隱居間與禪僧
士子游惟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礼法外或飲數

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至于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於世又與之拍肩尔汝忘年齒相惟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末曰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鼓李涅王樞雷淵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輒嫚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侯語言蹇吃而

連環可解筆札訛廢而挽回萬牛寧為時所棄不為名所因是何人也即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闕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如碑誌詩賦號外藁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為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此其所李也每酒酣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屈世豈復有此俊傑人哉

雷翰林淵字希顏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聞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運轉司註易行于世公初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遂李屏山游遂知名俄中高第調經州錄事坐高庭王獻臣之獄幾死後改東平遷東阿令授徐州觀察判官吳定亦召為英王府文孝俄入翰林為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貴臣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凡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坐此為小人所訟罷去久之起為太學博士南京轉

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公博學有雄氣為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于叙事詩雜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書刻碑藏于家甚富喜結交凡當途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後進經公品題以為榮家无餘貲及待賓客豐腆甚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答州魁吏州檄召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仕不達然士論未嘗不壯之嘗為文祭高公獻臣其詞高古一時傳誦工於尺牘辭簡而甚

文朋友得之輒以為珍藏發書頃刻數十軸皆得體
可愛在館與諸同年友制辭皆擅其不及以箴之如
誥商衡平叔云將迎問有亦須風節之自持誥聶天
驥元吉云讀書大可益人宜勤講學少年賦松庵詩
曰庵中偃臥龍闔世鬚髯古人天共護持半夜起風雨
過華山懷陳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事
澄清勦四十年來睡開眼東方日已明又梅影云
維摩丈室冷如冰千劫蕭然无尽燈天女散花愁不
寐夜深高髻影翳鬢人皆傳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

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最後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
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校同太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輓詩
有云鄉校連裾春誦學上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為
墓誌迄今余家有公書簡甚多也善飲啖未嘗見大
醉酒間論事口吃而甚辨出奇无窮此真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游太學有賦詞聲從
屏山游讀書為文有奇氣与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
至寧初擢高第歷闕中四邑以能稱召補省掾為當
軸者所忌求去已而為延安帥府所辟克經歷官召

為南京右巡院使風采甚著以不能事权要罷官俄
入翰林為應奉得瘋疾引去遭亂北邊道病歿年未
五十士大夫惜之飛卿為人剛直英邁不群能政能
文甚為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哀哉初召至南京
時屏山亦在予每送之游亂後予居八仙館與飛卿
相迎日相見屬和其詩犹在予橐中少時題太白泛
月園云江心月影尽一掬缸頭杯酒尽一吸夜深風
露点宫袍天地之間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
簡古法宋初新唐書惜予為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

喜佛雖泛屏山游常與辨爭在閩中時因楊煥然赴
舉書与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毋以佛
老乃嫚之也屏山持之示交游以為笑其後西行子
以序送之脩論其守道不回今茲云止豈復見此挺
特之士乎

歸潛志卷第一

歸潛志卷第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真令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共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為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声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

歸潛志卷第一

歸潛志卷第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真令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共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為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声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

起云夜起不得月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
崙心夕陽小烟樹又四言云老峯蹙雲壁立挽秀林陰
洒雨蒼々玉關虛明滿鏡夜氣成晝此其詩體也張
穀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髯
長濟于腹為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聲逆
屏山游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惟尚氣任俠不肯
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第計居許之郾城有園圃田
宅甚豐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偃
然為西州豪俠魁邑令過使皆下之喜稱人善交游

有患難極力挈扶俗子少不愜意輒嫚罵年四十餘
不娶有一妾因小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
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迨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往有
天仙語後病腦疽死年未五十麻九疇知幾為文以
祭辭其為人大畧少時与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日
飲燕市人人識張翥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駟又云
昨日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日上西樓西山如死灰
想見屏山老療飢西山隈餐尽西山色高樓空崔嵬
又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華鱗皴秋雨濕人

以為不減李長源云

周嗣明晦之真定人叔昂德鄉名士文章氣勢一時
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鄉操履端重李問
淳深真韓歐輩人也晦之為人李長子議論自號
放翁屏山常与作真贊与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余先
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父子俱縊死屏
山贅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髯張元是人
中龍喜如俊鵲盤秋空怒如恠獸拔枯松更着短周
時緩頰智囊无眼底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

終復一說勃敵相陀已錚々二豪同運又連衡屏山
真欲樹降旌那得人間有阿英阿英魁奇天下士筆
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奇兵攻二子
可想見三人者也

王樞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漫屏山游屏山稱之為
人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
為狂屏山為作狂真贊与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
連蹇晚召入朝為部勾當官俄辟為縣令未赴家魯
山為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

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皆在焉日會飲
為樂忽高公獻臣將赴河南來過諸公詣之及夕獨
希顏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幾為主帥所誣陷以有異
志逮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二公赴洛獄榜掠萬端
會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

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幼穎悟善艸書能詩
號神童既長入太學刻苦自勵為趙開李屏山所
知南渡後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讀書為經義孝精
其與定末試開封府詞賦乙經義冠再試南省復然

聲譽天振南都嬪人小兒皆知名及庭以誤絀士論
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
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恠而問之且知幾為師近
臣言其有才孝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孝士趙公秉
文俱荐之特召賜進士第以病不拜官告歸病已赴
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後以病去居鄆久之北
兵入河南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為兵士
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知幾為人耿介清苦雖
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游少不

愜意輒怒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郡克夫皇極書因學箕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和遊盡傳其學為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嘗作透光鏡篆韻詩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心為易學與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攝令鄆城日與唱酬為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為御史監試而王翰林澁之李翰林之純為有司因相與讀先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擢

為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為趙閑之所知有送麻徵君序并詩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自號女凡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為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為科舉計且未嘗至京師若然中州一逸士也為人質古不閑世事麻條艸履或倚杖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卹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已之志是

欲澡其身而伏于廁也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敬之素不識聞其名來謁相得甚懽及別厚贈之歸而買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儿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以吟咏講誦為事朝士大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葉復來游後歸洛下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竹囊中其佳句有云院靜寬留月窓虛細度雲又鶯啣晚色啼深樹燕掠春陰入短牆又波搖朗月浮金鏡嶺隔華星斷玉絕又箕山潁水春風裡喚

起巢由共一杯又黃綺暫來為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詩也

趙宜祿宜之忻州人幼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號愚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西山下止以吟咏為樂名士無不與游趙李諸公甚重之屏山常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病歿有愚軒集其題嵩山歸隱圖云風烟萬頃一椽茅印壑端能傲市朝窈窕雲山三兔穴飄飄風樹一鳩巢本來無取亦无與只合自漁還自樵三

十六峰俱可隱願從君後不須招送辛敬之云李白
久矣騎長鯨後五百歲之純生

史學優李河南人昆弟三人兄才長亦知名學優之
學長於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
後中庭策得主武陽簿頗有政聲再辟盧氏令病卒
吳定末與余同試于庭始識之中夜棘園談至旦後
先子令葉李優復來游先子歿李優寄挽詩未幾亦
下世有詩數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馭錦机閒天上
悲歎亦夢間月夜凭肩人不見蕭蕭風葉滿驪山又

絕句石壁城頭夜斬關軟紅塵底曉催班道人一笑
那如此門外清溪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張侯新作九
原人^伯梁子令為戰血塵^仲海交游零落盡白頭
扶杖哭之純

李獻能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上
將軍時號李金吾家造欽叔昆弟皆以文孝有名從
兄欽止獻卿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澁兄欽若獻
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若苦孝博覽
无不通尤長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復中宏詞遂入

翰林為應奉考滿再留為鄜州觀察判官再入遷
修撰正大末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來攻軍敗奔
陝又為陝府經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三
欽叔為人眇小而黑色頗有鬚善談論每敷說古今
声鏗亮可聽作詩有志於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
應机敏捷號得髓趙開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
今世翰苑材故諸公薦之不令出館嘗謂人云吾幼
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異哉

冀禹錫京父惠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

興魁入太學有声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皆
同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
及初主洮州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為其令所乘
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
得京官朝市屢薦之為當途者所沮居閒日與諸公
宴游蒙昭雪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為行樞密院辟為
都事末帝東遷擢為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
蒲察官奴之變与宰相李蹊同見殺年四十三京父
少年作詩鍛鍊甚工寫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

有云忠策萬言憂國獻好詩千首課兒抄又哭先子
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
寬苗地仕路崎嶇小作程聞誅高琪詔下寄聶元吉云
開函喜讀古人書四海窮愁一豁无見說帝庭新強
鯨逆知天意欲亡胡西宮日月開明詔万国衣冠入
坦途莫向新亭共因泣中興豈止一夷吾散文亦精
緻嘗作余先子哀詞雷文希顏善之

王渥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有
詞賦声屢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為時帥與屯邦猷完

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令寧陵有治迹台為省
掾回使宋至揚州應對華敏宋人重之回為太學助
教充樞密院經歷官俄迁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天興
改元從赤盞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鄭州西遇北兵大
戰歿于陣性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通長于談論使
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昼道美有晉人風作詩多有
佳句其過潁亭云九山西絡烟霞去一水南吞澗壑
流賓主唱酬空翠琰干戈橫絕自滄洲又贈李道人
云簿領沉迷嫌我倍雲山放浪覺君賢又潁州西湖

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云
詩成一大笑浩浩洪波東

李汾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讀史
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於詩專學唐
人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為人尚氣跌宕不羈頗褊
踈觸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嘗以書謁行臺胥相
國鼎胥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胥過惡胥大
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牽進士不中能詩
声一日動京師諸公辟為史院書寫時趙開為翰

林雷希顏李欽叔皆在院長源不少下之諸公怒將
逐去亦不屑後以病日免歸後入南京上書言時事
不報出客唐郵會此兵入境恒山公武仙署為掌書
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功仙歸宋未幾為仙麾下所
殺年未四十哀哉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
落其再過長安有云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
啼鶻室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
句云奈劍攻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
門下依旧中原一布衣又記時事云捕得酒泉生口

說衆首務面哭單于望少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
鋒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街暝色投林急螢曳餘光
入草深鶴雀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小斷雲橫處碧山
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子迂後名俄字季武陳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
為李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乱尤喜武事習兵法
擊劍馳射有志於功名累奉詞賦不中改試經義復
不售後將棄二科以武奉進身無何陳陷宛年四十
二子迂為人介持自守不群然尚氣使酒劉甚平居

循謹惟恐傷人既醉雖王公大人慢罵不恤為文尚奇
澁喜唐人作詩尤勁壯多奇語然不為鄉里所知貞
祐末先子為陳幕一見喜之為延譽諸公間後為麻
知幾雷希顏所重東方後進皆推以為魁若侯季書
伯威王飛伯杜仲梁曹通甫輩皆以兄事与余最深
子迂既死余嘗為哀詞道其為人之詳平生詩不甚
多不如意輒毀去嘗賦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
古皇州夢斷繁華缺一鞭春事忙耕出隴頭月土蝕
背花暗蹄泔駮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着手捫星環

紫極位劍外十三字細看清用文其篆文云為清日用漠漠君墓

誌壽堂鎖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烟夕霏時幾照拂双

鴉神物汚難久一日落吾手寿光閱人多常有此容

不呵，吾戲云雅志踵先民鏡裏春風面泉下今日

塵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娑一面銅便有親炙

梁又弔張伯玉云匝內青蛇亦悲吼竟憑誰識扶雲

村又贈赤眼王云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醉酒錢

麓

歸潛志卷第二

歸潛志卷第三

侯策李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李開雞走狗雄鄉

里南渡後慨然有為李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少年事

喜作詩刻苦自斲自漢魏六朝唐宋人諸集無不研

究初為李子迂所知薦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飛伯負

其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即加敬為人任俠尚氣

然修謹无過失与余交最深久居南頓家甚貧遇朋

友傾有所共樂天吳改元陳乱去妻獨走大梁詣余

會疾作数月死諸朋友為買棺葬西城余為誌其墓

紫極位劍外十三字細看清用文其篆文云為清日用漠漠君墓

誌壽堂鎖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烟夕霏時幾照拂双

鴉神物汚難久一日落吾手寿光閱人多常有此容

不呵，吾戲云雅志踵先民鏡裏春風面泉下今日

塵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娑一面銅便有親炙

梁又弔張伯玉云匝內青蛇亦悲吼竟憑誰識扶雲

村又贈赤眼王云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醉酒錢

麓

歸潛志卷第二

歸潛志卷第三

侯策李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李開雞走狗雄鄉

里南渡後慨然有為李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少年事

喜作詩刻苦自斲自漢魏六朝唐宋人諸集無不研

究初為李子迂所知薦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飛伯負

其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即加敬為人任俠尚氣

然修謹无過失与余交最深久居南頓家甚貧遇朋

友傾有所共樂天與改元陳乱去妻獨走大梁詣余

會疾作数月死諸朋友為買棺葬西城余為誌其墓

刻石平生詩甚多同王飛伯唱和南頓同余唱和梁
園又喜效西崑休甚有得其弔一貴人云歌翻薤露
芻雲遠門掩秋風甲第深又云客前雨送闈中夢樓
上雲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樓間玉鳳秋風桂漏戛銅
龍又九疑湘瑟悲竟竹子夜秦簫隔鳳樓又幽鳥弄
音花覆地斷虹沉影水明河又詠兩云勢侵書帙湘
芸潤声入簾旌蠟炬清又和飛伯云世事催人南去
早夢魂失路此歸遲置之唐人集中誰復疑其非也
雷瑄伯威坊州人父秀是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文

作詩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余過陽夏聞其名
及一見傾倒歡甚後伯威赴奠余先子淮陽為誄文
雅澹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貧母老為
國史院書寫秩滿為八作使亂後南奔道為兵士所
殺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為人議論刻深然于文字甚
工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又欲取奇異功名自
喜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有游竟德宮云千年
金谷銅駝怨萬里蜀天柱宇啼又明日清風一壺酒
與君同酌信陵坟

王爵飛伯奇士也少余一歲與余交最深儀狀魁竒
目光如鵠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鶴狀貌也少居釣臺
閉門讀書不接人事教載為文閎肆竒古動輒數千
百言法柳柳州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初為御史程
公震所知繼為李翰林欽叔麻徵君知幾史盧氏學
優嘉賞且共為延譽籍。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
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門下遂與余定交每
觴酒燕遊无不在已而入南京見趙雷諸公皆稱之
不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因下第西游洛中余居

淮陽凡三過而輒數月唱酬談論相高每相割輒以
所著相寄且相商訂為益正大末南京被圍復相守
圍城中元吳改元秋飛伯忽過余別曰吾跽伏陷穽
不自得今將突圍遠舉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
王子小傳屬余曰故不朽之託也余不能止之而去
三年不知存亡丙申歲南遊遇交游輩說飛伯初為
東諸侯兵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徑行不設机久
之為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
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王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

十餘矣諸鎮陽蓋飛伯為人雖聰穎絕人然涉世日淺頗驚岸不通徹此所以不免余嘗見其筆止言談無顧忌旁為懼然而飛伯益自信莫能戒以是常得謗詎為俗人所憎迄今談其名不悅者多矣嗟乎以斯人之才氣稍有鍛鍊其文章所至豈易量哉今而中道摧折不迄于大成可以為斯文嘆其詩文往來與余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頓聯句古賦銘贊書序數十首遭亂皆在余橐中今仍略載其小傳云先生名青雄一名蔚大興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

侍中永寧郡公曾祖衍金紫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内觀察使祖彥信邠州宜祿尉父欽山東路轉運司鹽鈇判官先生始生之日父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紫絲囊賜一大鵬且云吾後必來取其鵬在地振羽一鳴驚而寤訪諸日者繇曰凜々霜鶚賜自上穹既文于外又剏于中法生貴子其應在公他日必作青雲之雄先生既生回採其語為名字年十八父歿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為意發憤讀書是時孝者惟事科卒時文先

先為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為麻徵君九疇所
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其臺
得其所著傷魯麟導懷等賦并楊孝童碑王夢祥哀
辭大驚騰書編荐于諸公先生之名始滿天下自此
去釣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陘山覃思古孝正大五年
先生年二十五矣來游京師諸公倒履爭識其面宰
相聞其名取所作文章將荐之事中格樛軒皇叔密
公璫
閑、朝廷二大老皆致礼于先生交館明年以兩科
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尽山水之歡先生

平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為儒中俠所向敢為不以毀
蒼易心又自能斷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
為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孝者徒能言而不能
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隅不能周徧故常言著書
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
孝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為宋儒見解最高雖皆以東
漢之傳注今人唯知蹈襲前人不敵誰何使天然之
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為甚亦
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為大以為近代文章為

習倍所盡不能逃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歌為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為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世人為皆知作謂而未嘗有知李詩者故其詩皆不足現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无復古体故先生之詩必求尽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詩之詳皆成書其論出處以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新民其或建而不能行不若高居養豪行樂自適不

為世網所羈頗以李白為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公完顏壽閑、公趙秉文余先子雷淵李猷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游從最久者曰李汾揚弘道元好問魏璠張邦直杜仁傑曹君一雷瑄龔禹錫張介王說王采荅趙著張甫王鑄劉輯李全劉郁左坦牛汝霖木虎邃烏林答爽僧性英諸公隨得書無次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刘初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

隱名山不知所終

劉昂霄景賢陵川人博學能文從屏山游又与雷希顏辛敬之元裕之善嘗由任子入官已而隱居洛西山水之間諭四十病卒其詩有云歲月消磨詩硯裡河山浮動酒盃中迢々萬里乾坤眼凜々千年草木風元裕之嘗稱之余恨未之識也

木虎邃士玄先名弦字溫伯女直納隣猛安也雖貴家刻苦為詩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李于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後与侯李書交築室商水大野中惡

衣糲食以吟咏為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屢相從講學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亂見殺年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連嵩少雲烟晚地接崑函艸樹愁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遊醉上蘭舟泛碧流楊柳風生潮水濶芙蓉烟尽野塘幽花邊落日明金勒雲裏清歌遠画樓今夜相思滿城月梁臺楚水兩悠悠又睢陽道中云又渡激江二月時淮陽東下思依々邱園寂寞生春草城闕荒涼對落暉去国十年初避乱投荒萬里正思歸臨歧却羨春來雁乱逐

東風向北飛又書懷云關東客子去遲，飄泊炎荒
兩鬢絲三楚樓臺淹此日五陵鞍馬想當時春風艸
長淮陽路落日雲裡漢帝祠回首故鄉何處是北山
天際綠參差甚有唐人風致

烏林答爽字蕭孺女直世襲謀克也風神瀟灑美少
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遊居淮陽日詣余家夜
歸其家抄寫諷誦終夕維世族家甚貧為後世所制
踰冠未娶惠衣糲食恬如遇交游杯酒豪縱可喜余
謂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流壬辰陳陷赴

水死年未三十初賦藪研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河
碎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瑟鳴風幄又賦古尺云皆逐
一道三十虹赤鬣金麟何天矯翻思昨夜雷霆怒只
恐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更多滿空飛
下清秋兩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其大成
也

劉琢伯成中山人刻苦為孝事母教弟以孝友聞朋
友居鄧州人甚重之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余始與相
識俄下第歸之之河南亂間在武仙軍中仙使，宋

歸鴻志卷之三
回為所殺哀哉作詩甚工有云吳蚕絲就方成繭楚柳
綿飛又作萍非淺者所能道也其過葉哭余先子
詩亦佳

史怀季山陳郡人少游宕不羈然有才思年既壯乃
折節為孝与名士孝子迂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有
力冬日即事云簷雪日高晴滴雨炉烟風定暖生雲
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陷死

刘昉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作詩甚有可稱嘗作
睢陽八咏工甚居西華之小桃鎮時來遊陳余識之

遭乱歿

高永信鄉漁陽人倜儻尚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喜
談兵文辭豪放長于論事嘗從屏山游與李長源元
裕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奉不第家甚貧正大末
余居淮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為定交由月餘西
去未幾同在南京被圍嘗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自
號應庵

胡權直鄉衛州人南渡有詩声累舉不第貧甚性狂
狹不能容尋常人年過四十方娶嘗授余先子淮陽

又與余同試于京遭亂北歸以病卒

田永錫義州人叔思敬耀鄉名進士永錫少有詩聲其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夢文章萬斛冷雲泉英魂返却眉山秀依舊東風草木天為人傳誦與定不同試南京耀第遭亂南奔在江淮間病卒

李澥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峰居士工詩及字盡皆得法與黃華趙閑、諸公游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詩、不如字、不如書科奉賦最緊何公渡最緊下也與定

末與余同改闈封中選公渡甚喜有詩示余先子後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幸為坡老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殘喘寄鑪鍾先子和答云瓶有儲糧鬢有絲蹉跎歲晚坐書癡桐川画隱王摩詰錦里詩穷杜拾遺應奉尚陪新進士至文多是舊相知春闈看淡魚龍陳未必尖錐勝鈍鉅士林相傳以為笑談

劉勲少宣雲中人初名訥字辨老與其兄漢老俱工詩幼隨官居濟南二十餘載後南渡居陳數與余先子唱酬為人俊爽滑稽每尊俎間一談一笑可喜科

李連蹇竟不第年五十餘陳陷死平生詩甚多大概
尖新長于對屬其佳句有云午風襟袖知秋早甲夜
闌干得月多又濟南泛舟云人行着色屏風裡舟在
迴紋錦字中又工先人云南山有後傳能賦北闕无
人繼敢言送余赴試云文章四海名父子孝友一門
佳弟兄又贈王清卿云長拖酒債社工部新有詩声
侯校書贈馬元章云曾着麻鞋見天子敢將道服襯
朝衣又車轂春雷震屋山馬啼乱電响紫闕何時得個
茅庵子不在車塵馬足間又画馬末云神物世間尋

不見五陵春艸色萋々仲兄譙字庭老亦好古作詩
不凡

審知微明甫宿州人博學无所不知尤長於史事劇
談古今治乱或諸家文章歷々不可穷援筆為詩文
亦敏贍可喜卒經義連不中遷居淮陽与余遊二載
家積書萬卷載以行麻知幾及余先子皆重之後還
鄉遭乱不知所在或云渡淮在南中余嘗有西游詩
四十餘篇明甫取而覘一夕盡和其韵以見示其間
佳句甚多

崔遵懷祖燕人父建昌萬鄉名進士懷祖少有詞賦
声所交皆名士累舉不第南渡輟科奉不為居嵩山
下以讀書作詩為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懷祖為兵
所得脅令往招洛陽見殺嘗有詩云青山似有十年
旧山雪又為三日苗元裕之称之

曹恒君章應州人高丞相汝礪之婿也少讀書不喜
為科奉計性孤介不肯事富貴人南渡居大梁葺軒
種竹號友直余先子為作賦記之又好收古人書画
器物藹然有士君子風遭乱病歿有子之謙擢第五

賓德卿亳州人擢第為虹令有声入為省掾坐事罷
遭乱還鄉會兵交賓起率眾據城後屬金亡已而見
殺為人詼諧輕脫嗜酒光威儀詩頗工有上先子云
致君有道莫如律敢諫不行犹得名

歸潛志卷第三

歸潛志卷第四

王元朗字子元弘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壻也家世貴
顯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宦与余
從曾祖西岩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珮魂歸青塚
月琵琶声斷黑河秋漢家多少征邊將泉下相逢也
自羞其為人所傳

刘仲尹致君号竟山遼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第
終管養軍節度副使能詩李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
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万里王家

歸潛志卷第四

王元朗字子元弘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壻也家世貴
顯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宦与余
從曾祖西岩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珮魂歸青塚
月琵琶声斷黑河秋漢家多少征邊將泉下相逢也
自羞其為人所傳

刘仲尹致君号竟山遼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第
終管養軍節度副使能詩李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
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万里王家

歸潛志卷第四
女不着黃金買画工為人所傳又有梅影詩云五換
嚴更三唱雞小樓天淡月平西風簾不着闌干角瞥
見傷春背面啼

陳君可永寧人有梅影詩云隔窓疑是李夫人江月
多情為返魂似丹青曰顏色十分憔悴立黄昏

王特起正之代州崞縣人少工詞賦有聲年四十餘
方擢第作詩極高嘗有竟德聯句為時所稱又題揚
叔玉所藏双峰競秀圖云竟頭蠹双角馳背惟寒峯
諸公嘉其破的晚年取一側室曰別一渠章喜迂鶯

至今人傳東樓歡宴寄遺簪綺席題詩羅扇月枕双
歌雲窻同夢相伴小花深院田歡頓成陳迹翻作一
苗新怨素秋曉听陽闌三疊一樽相餞苗恋情繾綣
紅淚洗粧雨湿梨花面雁底闌河馬頭新月西去一
程、遠但願此心如舊天也不違人愿再相見老生
涯分付藥炉經卷餘詩惜不多見嘗為沁原令政頗
嚴後為司行監官疾卒

刘昂次霄濟南人有才舌以先有刘昂之昂故號小
刘之昂泰和南征作樂章一闋上平西為時所傳其

詞薑銜極塘背展敢盟寒視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
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
明文唐日月周禮樂漢衣冠洗立川烟瘴江山全蜀
也劍關何用一泥丸有人傳信日邊來都護先還終
鄒平令

金國初有張六太尉者鎮西邊有一士人鄧千江者
猷一樂章望海潮雲雷天塹金湯地陝名藩自古舉
蘭繡錯雲屯山形采聚喉衿百二河關鏖戰血犹殷
見陣雲冷落时有鷗盤靜塞樓頭曉月犹自玉弓弯

看、定遠西還有元戎閫令上將齋壇區脫畫空甍
鈴少萃甘泉夜報平安吹笛虎牙閑但宴陪珠履歌
按雲鬣未討先零醉魂長繞賀蘭山太尉贈以白金
百星其人犹不愜意而去詞至今傳之

高左司庭玉字猷臣遼東人少擢第八官有能声吏
事明敏人莫能及尤倣儻重氣節敢為為左司郎中
譽甚重一時人士推仰焉貞祐初出為河南府治中
主帥温迪罕福興奸偽人也公臨事少不遜讓遂交
惡是時北兵圍燕都事已迫四方无勤王師公獨慨

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福興福興憐之因誣以有異志輒收赴獄名士如龐才卿雷希顏辛敬之皆連繫考掠无寔然公竟為福興所困死獄中餘全赦得釋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安撫副使代福興士夫痛憤後朝廷知其寃謫福興遠郡昭雪之屏山于人材少許可至公論獨以為真濟世材又言其奇術端正可以為吾道砥柱時之不幸為奸人所害屏山以詩哭之甚哀雷希顏又為文以祭述其事為時所稱屏山又將文其碑未著死後其子屬之雷公以其

仇人犹在也亦未著死迄今事狀不詳惜哉公詩亦高余家有數十篇遭亂失去嘗記其中秋詩有云跳上玉竜背抱得銀蟾光亦奇語也

楊尚書雲翼字之美平定人先擢詞賦第又經彖魁入仕能官練達吏事通材也南渡為翰林學士吏禮部尚書御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為學士卒士論惜之公篤孝于九流無不通又善天文笑奉博洽人莫及嘗上疏諫宣宗南征鞠獄以寃怒待士讓甚士无賢不肖稱焉晚年与趙困、齊名為一時人物

領袖且屢知貢舉多得人南渡時詔皆公筆其應制
白兔詩云光搖玉斗三千丈氣傲金風五百霜又弔
余先子有云清華方翰府憔悴忽佳城其餘文字甚
多家有集子恕

龐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為
翰林待制迂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卒東平擢京
兆路轉運使卒博季能文正詩書藹然為一時名士
其題楊秘監雪谷曉裝圖云溪流咽々山昏々前山
浚山同一雲天公談玄玉屑噴散為花雨白紛々詩

翁瘦馬之何許忍凍吟詩太清苦老奴寒縮私自語
作奴莫作詩奴若木僵石槁鳥不飛山路益源詩益
竒老奴忍哭恰公癡不知詩好好將何為楊侯胸中富
正堅醉裡笔端驅雪落如何不把此詩公画向艸堂
深處著

張運使穀字伯英許州人少擢第以謹愿純厚著名
嘗為監察御史言妍臣紇石烈執忠事士論壯之後
以母喪歸居許之西城有園圃號小斜川花木泉石
隱然一佳處公日在其間行吟坐嘯客至一觴一詠

路港志卷第四
三
尽吹襟韵脩然君子儒也尋判隰州刺史召為戶部
郎中同知河南府迂平陽路轉運使卒公莅官以廉
俸祿未嘗妄糜布衣蔬食泊如也性友愛弟毅才高
相与甚懽所蓄称其所用獨好收古人器物所在購
求以是叢于家古鏡尤多其樣製不可編識字畫勁
古有顏平原風詩李黃魯直格嘗贈余先子詩云丑
埵孰与南山尊公卿皆出山翁門遺文人共師夫子
陰德天教有是孫問禮庭中新有桂忘憂堂下舊多
萱人間樂事君魚有歌我新詩侑壽樽此斜川時事

也赴隰州被召時又寄詩有句云溪口急流裁燕尾
山腰世路轉羊腸到郡蒞官才九日过家上塚正重
陽

陳司諫規字正叔絳州人弱冠擢第南渡為監察御
史上宣宗十事直言當時得失忤旨出為徐州帥府
歷經官正大初收用舊人召為右司諫教上書論事
改刑部郎中以事罷再為補闕復拜司諫言事不少
衰朝望甚重凡宮中牽事上曰恐陳規有言近臣竊
議惟畏陳正叔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為中京副苗

守未赴卒于圍城士論惜之公為人剛毅質實有古
人風篤孝問至老不廢晚喜為詩與趙雷諸公唱酬
其弔人詩有云駝馬餘威行尚避仙鳧善政去犹思
人以為破的初先人見其所上十事歎曰宰相材也
惜乎朝廷不能用後同朝相見甚懽未幾先人下世
余復從之游每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
也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為葬之

許司諫右字道真河間人父安仁子靜名士汾陽軍
節度使公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時丞相木虎高琪

擅權變亂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當庇翼
之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為高琪所中
貶鳳翔幕正大初召為補闕迁左司諫言事稍不及
昔時後致仕居嵩山下病卒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
為士大夫所重公論但稱其直云初貶鳳翔朝士畏
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為提卒南京杖貸事
獨以詩送之有云有晉必有楚兩雄難並驅向來既
發藥其可止半途人曰君年迫桑榆隻身憂患餘雙
親白楊拱同氣紫荆枯貧無孟光春醉無驥子扶唯

有忠義名可与天壤俱盖欲坚其初志也聞者踈然
多傳之後田叔麟之為鳳翔錄事先人又寄以詩云
寄語多言唐諫議生还記取李師中亦此意也

趙尚書思文字庭玉中山人與其弟庭秀庭直皆名
進士公少擢第為省掾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死
奔詣南京行宮擢侍御史出為汝州防禦使迁集慶
軍節度所在鎮靜史民賴之公暇以詩酒為樂好吹
笛多著樂章為人傳誦南渡後士大夫有典郡之榮
者不及也正大末召為禮部尚書卒為侍御史時與

余先子同臺為禮部時余始一識也為人寬厚有君
子之風

蕭尚書貢字真卿京兆人少為名進士時号三蕭南渡
為戶部尚書後致仕還鄉卒公博學嘗注史記又著
蕭氏公論數萬言評古人成敗得失甚有理

史翰林公奕字宏父大名人工書有能名自號歲寒
堂主人正大初為翰林修撰又充益政院官為上謙
書後致仕居亳卒重厚人也

崔翰林禧字伯善衛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於

史李歷代典故无不通南渡為翰林待制与閑、屏
山同在院後出刺永州病卒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長于律詩尖新工對屬
南渡在館後遂李天英北征遇害其上移刺總管云
笔底有神扶氣力人間无處著声名又絕句云流轉
年光橋下水翻勝時態嶺頭雲溪翁道號竒聾子除
却松風百不聞人多傳誦之

石抹翰林世勳字晋卿契丹人少有詞賦声擢第讀
書為文有体致南渡為左司郎中坐事免久之為礼

部侍郎司農太常卿翰林侍講學士後末帝東征至
蔡州城陷死有子嵩企隆

王左司字公玉臨潢人少擢第八仕以能称大安末
為左司員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抹撚尽忠
不協左迁刺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孝喜易及
佛老莊書

呂陳州子羽字唐卿大興人少為名進士擢第南渡
為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後同知開封府迁陳州防禦
使時軍旅數與戶口逃竄公因以實聞于朝而小人

歸潛志卷第四
李煥以為不憂國失軍儲下吏當死公恥之縊于太
康驛後朝廷知其无罪復其官公入仕以能稱讀書
為文有士大夫風致死非其罪天下傷之

李治中道字平甫樂城人少擢第有能声工詩善画
与屏山諸公游自號寄菴老人藹然名士大夫也南
渡授東平府治中後致仕居釣臺病卒有子治屏山
嘗贈詩云寄菴丈人眼如月墨妙詩工兼画絕儒術
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許拙為監察御史言紇石
烈執中不法事聞者竦然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為吏部主
事迁翰林修撰後病風疾卒為文條暢有法宣宗哀
冊玉冊皆其筆也

郭翰林伯英字伯誠上党人第進士為南頓西平令
有治迹正大中由應奉迁脩撰以風疾暴終為人質
厚不苟合喜讀書為文詞有香山賦諸公皆有詩

劉翰林祖謙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為吏有声由寧
陵令丁父憂數年不調南渡召為大理司直拜監察
御史出為河南府判官再召為翰林修撰遭亂北迁

為兵士所殺公好博學間通佛老百家書從趙開李
屏山諸公游甚為所重談論亶亶不窮援筆為文奇
士也嘗請屏山誌其父墓屏山以事廢命余代為銘
辭屏山筆也迨屏山歿公以文祭有曰鳳不足以言
瑞龜不足以效靈吾視之其猶龍也諸公稱之與余
父子交嘗屬余作蒲萄酒賦題其父所画河山形勢詩
六一知己也

馮吏部延登字子俊吉州人少擢第南渡為太常博士
累遷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北朝踰年歸遷吏

部侍郎遭亂不知所終公為人謹愿吏事亦精篤李固
長年猶不輟在公署日抄書為文苦思尚奇澁詩亦
新巧可稱與余先子交最善先子入翰林公與趙開
所薦也平生著述甚多嘗以示余亂後失散可惜
時治中戡字天保後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為人奴後
讀書為孝第進士其主良之南渡為監察御史歷清
要致仕卒為人純厚好學多讀書易左氏春秋君子
儒也自號拙庵嘗屬余作記與余家三世交

王府判仲元字清鄉東平人廣道先生之孫也工書

法趙黃山自號錦峯老人卒于京兆幕

張司直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後屏山諸公游為文以多為勝常為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為省掾大理司直卒自號无着道人屏山為作夢記予先子同年進士也

歸潛志卷第四

歸潛志卷第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為文頗馳騁波瀾性踈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对廷策宣宗喜其文以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脩官進司經末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為應奉迂修撰出為平涼府治中入為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被圍食乏服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嘗賦呂唐卿海藏齋詩云虛白雲中含法界軟紅塵底寄虛舟又只應烏帽紅塵底羞見蒼烟白鷺洲亦可喜也

法趙黃山自號錦峯老人卒于京兆幕

張司直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後屏山諸公游為文以多為勝常為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為省掾大理司直卒自號无着道人屏山為作夢記予先子同年進士也

歸潛志卷第四

歸潛志卷第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為文頗馳騁波瀾性踈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对廷策宣宗喜其文以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脩官進司經末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為應奉迂修撰出為平涼府治中入為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被圍食乏服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嘗賦呂唐卿海藏齋詩云虛白雲中含法界軟紅塵底寄虛舟又只應烏帽紅塵底羞見蒼烟白鷺洲亦可喜也

張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為國史院修編官迂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遊性朴澹好李敬愛謙甚士多愛之因相與講辨甚久俄閑本注太玄子忠嘗言親授于閑中隱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辨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送李者甚眾求修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當宋諸人皆以声名意氣相豪子忠獨恬退以樂李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從之游後先子下世有挽詩云桃李双鳧寫鳳

霜一豸冠才華驚世易勛業到頭難白日空金馬青天下玉棺傳家有賢子文或似歐韓甚為諸公所稱先士致與余善後南京被圍闕食余遇之富城西樊衣縑縷可憐已而聞鬻小天街值一回鶻問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為回鶻所毆北渡將還鄉道病死哀哉張翰林仲安字晉臣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魁也為人謙謹有禮法時輩稱焉為文亦平暢得體尤工詞賦自居太李有聲入翰林為應奉秩未滿卒士論皆惜之

高斯誠法颺大興人至寧九年經義魁也讀書有孝
問與王從之李之純游為詩文枯淡自得初調鳳翔
府錄事為行部徽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束構之
下獄幾死已而赦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唯庵與余
先子俱善

劉過鼎臣真定人其定五年詞賦魁也少與王從之
周晦之游兼經義李有蒼南渡為國史院書寫已而
擢第應奉翰林後出為鄜州帥府經歷官過害嘗與
余同文會且同試于庭讀書有文李

張翔茂進太原人第進士為南京權貨司勾當官
遷南京趨使出為太康令蒞官清苦有治聲好書從
士大夫講學為文作詩有志於時名遭亂殍卒與余
交最善

董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南渡嘗為大理
司直後為河南府治中卒自号无事老人為人淳謹
篤寔孝道有得其學叅取佛老二家不喜高遠奇異
循常道臨終預知死期齋浴而逝時人異之其定初
余先子居喪淮陽公乘傳過為談道竟夕余時為童

子竊聽憲下蓋其于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為事不徒誦說而已既去先子大稱之浚于郝文國才處得所著一編皆論道之文迄今藏余家其子安仁傳其孝亦謹厚人也申編脩萬金字百勝高平人與其兄無移百福俱擢第百勝為人沉重不妄交好經孝勤君子儒也嘗為鄭縣令愛民慎獄不為赫蒼邑民便之後召入史館俄攝監察御史應奉翰林居京師朝歸閉門講誦不出覩時事不愜意屢欲以母老歸未果也正大末

為南伐行臺辟掌書檄至淮上大雨宵行溺水死士論惜之趙閑為文以祭氣甚初百勝在太李与雷大希顏及余先君同舍相善先君嘗稱其為人浚人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從游為文亦典雅有体

許國至忠怀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閑淡不銳仕進居廬氏山下不赴調數年後名為南京豐行庫使傾家貲市書浚告歸趙閑諸公多重之余嘗至其家弊衣糲食環堵蕭然蓋清苦之士也未乱病卒

王貢安之北京人叅知政事之翰從子也擢第以脩潔

稱南渡得度居郾搯行純謹時人甚重之後病卒
王或子文洺州人少擢第南渡為省掾睹時政將亂
一旦棄妻子徑入嵩山剪髮為頭陲自號照了居士
改名知非字无咎居達達磨庵苦行自號脩朝廷初
疑為遣使蘄之知其非矯偽乃止當世號玉隱居名
甚高後十餘年忽下山歸其家復與妻子如舊妻死
更娶又為洛陽行者叅謀遭亂不知所終歿嗟乎有
始有卒者難矣哉

馬天來元章太原人擢第與雷希顏宋飛卿同年為

人詭怪好異又喜為驚世駭俗之行人莫測焉南渡
為史院編修官不事修飾麻絛草履沈浮閭里殊兄
朝士風雜孝通太玄教又善繪画及塑像雖居官輒
為人塑画自神頗善李屏山當屏山歿為寫真且題
以贊皆恠語末曰若到黃泉見魯仲連蘭相如道余
轉示其狂誕如此後以病終

楊戶部楨字正夫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左
司員外郎頗與權要辨爭以罷後為戶部侍郎又行
部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將陷正夫知不免先使其妻

子赴黃河已從之死為人慷慨有氣節士大夫多稱之甚可惜

李中丞英字子賢遼東渤海人布衣以氣節聞後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犯京師與侯摯田琢請偕行提兵扼居庸關屢戰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名為御史中丞詔與元帥庚壽同率兵援燕都至潞州遇北兵戰死初子賢之出也河南民望太平遽喪敗天下惋惜朝廷褒贈焉

田總管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

兵圍燕器之慨然求見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要衝宣宗壯之擢同知蔚州節度使得兵數千屢與敵戰有功遷瀋州防禦使宣差都提控南渡駐軍陳州久之命寄乘州領節度使戰潼關下軍敗歸罪于其副任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命守蓋都為山東一路兵馬都總管張林之變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名之將加罪道發疽卒趙閑有送器之詩云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西願與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李李英愛君不減侯華卿橫道

俘尸三十萬潼關大咲哥舒翰

梁翰林詢誼字仲經父絳州人戶部尚書襄子也少游太學自聲為人多膂力尚氣節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諸公皆壯之尤与雷希顏善文章豪族有作者風既擢第復奉宏詞為應奉翰林文士出為上京留守判官宣宗南渡宗室萬奴叛據上京獨仲經父不從以節死朝廷優贈之

韓府判官王字温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入翰林為應奉文字後為鳳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圍燕都

夏人連陷邊州陝西帥府檄温甫為都統幕軍得萬人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而温甫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閩中言詞忠壯聞者感動其檄有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為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于今日目前何以再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温甫以府異志收鞠死獄中士大夫憤惜

聶左司天驥字元吉五臺人弱冠擢第沉静寡言不妄交入官以謹愿自守兵定初為省掾時胥吏擅咸

士人往、附之獨元吉不稍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後
平涼帥辟經歷官軍敗同其帥被責俄擢在司負外
郎天興改元末帝遷東留二執政居守元吉與焉崔
立之變二執政死元吉亦被劄甚歸卧于家旬日不
食卒金亡士流之在位以節死者惟元吉一人其死
也其女子適以寡來歸家居見其父歿亦縊死時人
傷之虞卿麻草信之為作聶孝子傳

程御史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昂和卿俱擢第
公入仕有能声興定初召百官奉縣令公得陳苗陳

苗南都屬邑頗繁公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
彈劾元所撓時皇子英王宰相家僮輩往、恃勢侵
民公以法劾之英王怒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歲
餘嘔血卒公為人剛直有材幹忘身殉國不少私与
余先子同年擢第相得甚懽已而同為御史臺綱大
振小人皆側目故俱不能久苗於朝公既居閑慨然
有志于孝將延致名儒執弟子礼師事之会率士論
惜之

魏戶部琦字民英弘州順圣人少工詞賦擢高第為

鄒陽令有治行南渡為南京留守判官迂戶部員外
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軍前至
洛陽見殺朝迂官其子焉

吾古孫左司奴申字道遠由女真人驛史入官性伉
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
酷烈間道遠以事糾罷朝士聳異後為左司郎中近
侍局使皆有名天興東狩留南京居守崔立之友同
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于臺中與余先子善余
嘗為賦古漆升詩

裴滿御史大夫阿虎帶字仲寧女直進士也經歷清
要名亞完顏速蘭嘗為陳州防禦使累迂御史大夫
使北朝崔立之變自縊死今時戶部尚書完顏仲平
亦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

末帝宝符李氏國亡從太后皇后北遷至宣德州居
摩訶院李氏自入院上寢處佛殿中作為幡旛數合
會當同后妃赴奄庭將發于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
門紙曰寶符御侍北處身故凡施幡旛幾何較之后
妃輩失節者何啻霄壤甲午歲余家武川觀其遺跡

李尚書元忠字獻可武州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為
工部尚書審決河南冤獄多所平反俄生督脩京城
工不謹出為秦寧軍節度使致仕居陳州每朝廷有
政事不令或民間利害屢上言亦讀書有學問和厚
人也

李陳州山字夏鄉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要
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為小人所陷罷閑
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為人重厚讀書喜作詩號松風
老人

劉戶部元規字元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
時木虎高琪為相擅權公數抗言事爭殿上出同知
武昌軍節度使後為戶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後
致仕天吳改元詔使北朝不知所終

康司農錫字伯祿趙州人與雷希顏冀京父同年進
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監察御史上章言點檢完顏撒
合輩預政非宜又言宿帥訖石烈牙虎帶太恣橫不
法時二人权势赫然伯祿皆不屑士論稱焉後為河
南司農少卿再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陷河中帥

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為人厚重有為頗讀書嘗賦打毬詩云高飛遠走偶然耳坎止流行知所之余先子云亦有理也

楊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興人後居南京年十八擢第入仕以能稱為人謹密朝廷上下皆愛之為監察御史言事稱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再往歸坐事廢天興末遷為左司郎中與二執政君守崔立之交被傷竄卧余家已而為立強起復旧賤俄以病辭云將北渡卒家投黃河死時年未五十

公少有吏能晚讀書作詩有佳處使任清時不失為名卿材大夫遭世乱困頓可嘆與余父子交最善余嘗送其北使序及詩

房刑部維貞字周卿濟南人少擢第南渡為左司都事司農少卿出刺申州召為刑部郎中卒為人謹急讀書作詩頗好賢

齊申州椿字壽之夏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祿南渡為監察御史右司都事許古嘗上書薦之後為司農丞進少卿出刺申州卒

張戶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幹稱嘗為戶部郎中進侍郎遭亂北遷病卒為人慷慨尚氣義喜學易

楊戶部慥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南渡為監察御史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吏事有能名正大末忝叅知政事後罷守戶部南京降病卒嘗與余先子同任御史頗作詩

高尚書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進士莅官有才畧南渡歷戶部員外郎後遷尚書專治糧儲嘗巡行京

東便宜行事抵罪詔釋之天興初為翰林李士乂後北遷還鄉卒

馮內翰壁字叔猷真定人為人嚴毅整肅望之儼然人莫得親然文采風流言談洒落使人愛之不能捨以去詩筆清道字畫嚴峻為一時所稱与李屏山王從之同年第二公皆重之大安初入翰林由應奉遷修撰後屢為法官臺察彈劾不避权势時高琪當國察其畏謹數以公推考貴人所擬輒稱旨朝士多側目頗有刻骨之訛屢上章言事又條上恢復之策出

為同知亳州致仕歸嵩山結第玉峰下自號松菴徇
徉泉石間釀酒名松醪朱勝京師採蘭置室中与山
僧野客作鬪蘭會壬辰之亂北歸由東平至鎮陽以
歿年七十有九平生文章工於四六尺牘為當代之
冠人得一篇皆寶藏之与韓温甫高獻臣友善後進
中特喜雷希顏莫京父王仲澤皆送之游頗与予先子
善壬辰歲圍城中余居与公相近甚相往來時公年
已高神采毅然目光如炬布袍麻縷杖策翩然後生
輩莫及也北遷後再見于鎮陽今其亡矣前輩風流

遂不復見惜哉子謂以孝称

王萃字德弘州人少有才思詩筆尖新風流人也屢
舉不第以仕子仕晚由恩得主宜君簿北渡居雲內
後迂雲中卒年七十餘名士皆其友也尊酒之間一
談一笑甚有前輩風今不復見也戊辰冬赴城西京
自以年高与諸後進偕入復作此萃因有詩云慣掣
蒼龍曉漏鐘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扇影迎初日人
逐鞭声静晓風轉首俄驚成異世此身雖在已衰翁
喚回五十年前夢再着麻衣待至公

郭子通為大常博士宋國遺信使以申議為名將有所求也宰相下其事于禮官諸公環視未對子通曰申者重也再也自大定甲申議和之後盟約既定無復再議之事且以小事大事若有祈請亦難申議之名宰相是之後定使之來改曰祁請議者服其識遠大定十七年三月朔方春節諸國人使將見而大雨作太宗伯張公問子通曰禮當何如子通曰哀公問孔子曰諸侯朝於天子而不得見也有四雨沾服失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事

尚不得見况其臣乎少頃有勅放朝士大夫服其知休右見李致美作子通神道碑子通卒青州防禦使

歸潛志卷第五

歸潛志卷第六

高丞相汝礪字岩夫應州人少擢第入仕有能名嘗
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迂尚書改
三司副使倡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南渡拜叅知政
事近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公正大初
薨于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守格
法循默避事不肯強諫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
壽考康寧當世莫及金國以來聿生當國者惟公一
人耳

歸潛志卷第五

歸潛志卷第六

高丞相汝礪字岩夫應州人少擢第入仕有能名嘗
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迂尚書改
三司副使倡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南渡拜叅知政
事近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公正大初
薨于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守格
法循默避事不肯強諫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
壽考康寧當世莫及金國以來聿生當國者惟公一
人耳

賈左丞守謙字彥亨東平人少擢第莅官以能稱章宗時為諫議大夫皇叔鎬王以疑忌下獄公力爭士論直之大安末拜叅知政事南渡進右丞迁左丞致仕薨胥平章鼎字和之代之繁時人父持國章宗時執政公少擢第以能稱為右司郎中善占对大安末為叅知政事俄出鎮平陽宣宗南渡行臺河中兵民安輯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移鎮京兆封莘國公後朝廷將代宋取蜀召議公歸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薨公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尤賢不肖

皆得其欢心南渡以來書生有方面之柄者惟公一人而已

張左丞行信字信甫先父行忠避末帝旧諱改為莒州人御史大夫疇之子太子太傅行簡之弟也家世以純厚称士論以為如漢萬石君家公少擢第歷清要宣宗南渡為礼部尚書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百官側目因廷議事公獨抗言折之上甚喜明日拜叅知政事未幾為近侍所譖出鎮涇州到官上疏論近侍之奸士大夫稱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禮不及

前人望頗減後致仕數年薨為人簡朴不修威儀惡衣糲食如貧士既致仕家居惟以鈔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東城號靜隱亭時游詠其間為樂南渡宰執中最有直名初至南京父疇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為翰林學士承旨公為禮部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侯平章挈字華卿東河人少擢第慷慨有為貞祐初北兵圍燕都公由中都趨使請出募軍已而膺城有功自行戶部侍郎迂河平軍節度使宣宗南渡為叅

知政事出鎮東平移鎮下邳所至吏民安愛後入朝迂左丞正大初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屈相位憤无所施請守大名詔出行尚書省未幾還朝致仕居南京有園亭蔡水濱公日在閑与耆老讌飲後南京降以前執宰為北兵所殺為人有威嚴御兵人莫能犯在朝遇事不敢言頗喜荐士如張文奔雷希顏麻知幾皆由公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李叅政鞏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叅知政事出鎮平陽北兵至城陷自殺送子復亨字仲

修瑜冠擢第以才能稱為人通敏善奏村南渡為左
司郎中大為宣宗所器一時譽甚隆遷翰林直學士
知開封府進吏部尚書為叅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
俱存近世未有也吳定末坐監試進士失取人出鎮
同州未幾北兵攻城陷自殺叔侄相繼執政俱死事
士論所嘉愚軒趙宜之挽仲修詩云報君惟有死見井
固无慙人以為破的也

師叅政安石字仲安青州人少擢第輕財尚氣義聞
于朋友為省掾宣宗南渡從完顏福吳守燕都福吳

將死以遺表託仲安使赴行在既達上嘉之擢樞密
院經歷官時末帝在春宮領院事遂見知遇正大初
進同僉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工部尚書遂為叅知
政事其驟用如此既居位人望頗減俄以腦疽薨

李左丞蹊字貫之大興人少擢第通吏事能官南渡
為左司郎中遷吏部侍郎為蒲察合住所陷下獄當
死詔釋之浚為大司農正大初拜叅知政事進左右
丞專掌財賦北兵圍南京坐糧不給除名久之起為
工部尚書叅知政事復左丞奉使軍前送曹王後

從末帝東征至睢陽官奴之變見殺

吾右孫叅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為人謹厚蒞官以寬靜稱與定間由禮部侍郎使北朝遂入西域二年始歸為陳州防禦使遷御史中丞為叅知政事人望甚隆天興東狩罷為翰林學士承旨知時事不可支家居一室陳平生玩好日與夫人宴飲為歡癸巳正月下旬忽閉戶自縊其夫人亦從死明日崔立之交若先知者金國亡大臣中全節義者一人公使歸時備談西北所見屬趙開記之趙以屬屏山屏山

以屬余為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間也

完顏叅政速簡字伯陽至寧元年女直進士魁也蒞官修謹得名然苛細不嚴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仕歷清要時望甚隆為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頗直言有補益故罷出為諫議大夫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墓三年後為叅知政事同紇石烈牙虎帶守京兆不相協召還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宮道遇害與余先子善

弟奴由字正甫六女直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郎

使北朝凡再往天吳東狩拜叅知政事留守南京觀
不能為有為崔立之變見殺

完顏右丞胡糾虎字仲德女直進士也為人忠實有
時望嘗帥秦鞏天吳改元南京被圍仲德提孤軍入
援轉戰數回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門遇末帝東狩因
送以行駐睢陽拜叅知政事從徙蔡州進右丞間閔
險阻中尽心不懈蔡園既急末帝內禪崩城陷仲德
帥兵三百力戰不支赴蔡水死軍士皆送之其得士
雖古之田橫无以加也金國亡死君者惟仲德

完顏平章合打由護衛入宮典郡嘗陷北朝亡歸南
都累擢平涼帥為人勇敢忠實一時人望甚隆拜叅
知政事代胥相鼎鎮京兆軍民便之北兵犯關閔將
兵距戰有功入朝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正大末北
兵由襄漢大入詔合打帥精兵拒之已而失利退保
釣臺軍敗見殺

完顏中郎將陳和尚字良佐兄斜烈畢里海世襲猛
安也忠義勇敢著名嘗陷北朝亡歸擢帥壽泗威望
其重性好士幕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嘗憤鬱死

所施發病死良佐從其兄在軍中勇冠一時嘗坐擅
殺人將抵死上竒其材特赦之為忠孝軍總領擢禦
侮中即將天兵改元北兵入河南良佐從完顏合打
力戰釣臺軍敗被擒不屈死良佐為人愛重士大夫
王握仲澤在其兄幕府良佐送之游李仲澤書極可
觀且同講經學讀書不輟亦一時弟兄良將帥也

移刺都尉買奴字溫甫契丹世襲猛安也讀史書慷
慨有氣義喜交士大夫視女直同列諸人奴隸也常
為宣撫使便宜鄧豫間以事杖殺經歷官坐廢後為

虎賁都尉提兵赴閔中後由高南全軍而迴病死自
號拙軒趙閑、為賦之諸公皆有詩正大初先子令
葉余往省會溫甫屬余為拙軒銘先子亦有詩

移刺樞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襲猛安也弟兄俱好
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彭城雷希顏在幕揚叔能元
裕之皆游其門一時士望其重為將鎮靜守邊不擾
軍民便之大兵東狩知國亡率鄧州軍民詣宋人納
款宋以兵馬豁處之賜第居襄陽未幾病死
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號郭大相

公其軍號花帽子曰郭阿里俗號郭三相公其軍號黃鶴袖二人本非親兄弟以其壯勇年齒先後為配仲元為將重厚沉毅有謀守鳳翔北兵力攻數月不下而退率保其城以聞浚為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率阿里最驍勇人莫能敵屢與北兵戰有功一時為士庶屬目浚提兵關中與宋人戰馬倒被擒不知存歿也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與士大夫游如完顏斜烈无弟移刺廷玉温甫總領夾谷德

固本虎士烏林答肅孺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在軍中有声嘗送舍弟以詩亦可喜天興初提兵戍譙軍亂見殺

南渡之後為將帥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顏白撒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毬號板子元帥者又紇石烈牙虎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大燦元帥者又紇石烈牙虎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擊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宋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叛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誹

都堂詆毀宰執亦不敢言而人至倚其鎮東亦優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曰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焉牙虎帶召飲張辭以有寒疾牙虎帶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當筵令人拉張卧遽焚艾于腹張不能爭遂灸數十又因會宴諸將并妻皆在座時共食猪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猪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

尔食何同其人对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咲曰不食猪肉而食人肉何也尔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疾病数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回事過宿牙虎帶館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寢遲明將發令妓徵錢合住愕然牙虎帶因强發其篋笥取緡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与錢者乎合住無以对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有宿州營有妓数人皆其所喜者时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賕賂州將夫人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贈

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祿為御史上章言其事且
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歎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
朝廷竟不能治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
還道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
怖大槩如呼麻胡云

任履真子山許州長葛人讀書喜雜李深于醫人有鄉
行邑人皆信之貞祐初召入大醫院旋告歸與閑
屏一詩公及余先子善先子主長葛簿其儒脩宮及
大虛現子山之方居多為醫起人疾甚眾既卒闕

誌其墓云

張子和睢州考城人初名漫正精于醫貫穿難素之
學歷之在口其法宗劉守真完素葉多用寒涼然起
疾救死多取效士大夫稱焉為人放誕无威仅頗讀
書作詩嗜酒久居陳游余先子門後召入太醫院旋
告云隱然名重東州麻知幾九疇与之善使子和論
說其術因為文之有六門三法之目將行于世會子
和知幾相繼死迄今其書存

僧德普武川人自號勝靜老人倣有機術与士大

夫游飲酒食肉豁如也嘗為木虎高琪所重在軍中
論兵南渡居陳之開元寺與余先子善嘗著弥陀偈
談理惟先子為序之屏山亦喜其俊爽不羈也頗喜
字畫作詩年六十餘死余謂古之文暢秘演之流

僧圓基字子初姓田氏亦北人雖為浮屠善與豪士
游負其材畧有握兵治民之志蓋隱于僧者也嘗住
持南京靜安寺以不檢去之峴山歷嵩陽死與德普
相善頗能詩嘗題移朝刺右丞函云調燮之餘銳是間
間中游戲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猶在蟠溪把釣

竿可見其有志也又咏柳葉云一氣潛通造化中人
間无處不春風莫嫌冷地開青眼試看天桃幾日紅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王或
云名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幼嘗為卒不詳居郾蔡間
以乞食為事衣皮衣露膝長嘆好挿花額上繫一銅
片如月人問之皆有說又時自言為天帝所召有
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誕詭莫可測然善歌詩
有求之者索韻立成字亦惟異在郾城凡寺觀樓閣
及民家屋壁書其事殆遍往有奇麗語如天仙有

夢梅云鼎鑄陶鈞政俗新橫斜踈影慰騷菟嬰香枕
簾黃昏月懋棗東風笑谷春又經間璈几虛雲鎖盃
捲江山枕島樓却憶西岩旧宮殿半橫星斗下羸州
又題石潭云石裂雲華浸月秋又松陰滾碎闌干角
其他多僻恠不可曉或問之則曰出天上何書一名
六可曉或云為鬼物所憑麻知幾独重之李子遷贈
詩云翫麟風仅古文夫鶴袍鉄面戟髭鬚人間春色
面頭剩天上月明當額孤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
醉酒錢麓危樓試倚街頭月應見潛飛入玉壺狀其

人殆尽正大初余過郾諸公為召至索詩求韻立書
辭六不可曉後因病失一因明遭乱北渡病死

歸潛志卷第六

歸潛志卷第七

吳定初木虎高琪為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
難守於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衆工
役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為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
面少不前輟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子城或云
一失外城則子城非我有遂止于外城外城故宋所
築土脉甚堅北兵攻之旬餘竟不拔而新築子城殊
无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縱
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城初起時于地中得

歸潛志卷第七

吳定初木虎高琪為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
難守於內再築子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屋舍甚衆工
役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為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
面少不前輟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子城或云
一失外城則子城非我有遂止于外城外城故宋所
築土脉甚堅北兵攻之旬餘竟不拔而新築子城殊
无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天下郡邑俱失縱
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城初起時于地中得

一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鎖城東他日還應與此
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却來此地再興功亦有數云其
字書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立里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軍受宋二
帝降處當時后土王族皆詣焉因尽俘而北天興末
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察而后妃
內族復詣此地多慘死亦可恠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恠元光
間白日虎入鄭門人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

狐及狼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烏鵲蔽天皆亡國
之兆迄今為止墟瓦礫哀哉

南京司樂園故宋竟德宮徽宗所脩其間樓觀花石
甚盛每春五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宮縱百姓觀
雖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旧正大不北兵入河南京
城作防守奸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則為樓櫓用
其湖石皆鑿為砲矣迄今皆廢區壞址荒蕪所存者
獨熙春一閣耳蓋其閣皆沙木壁飾上下无土泥雖
欲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竒刻徒
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繫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
立友之號半截劍馮內翰壁叔獻號馮劉子浚雷希
顏為御史至蔡州縛奸豪杖殺五百人又號雷半千
又有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任皆以酷聞而蒲察合住
王可里李渙之徒晉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有云頭中王過道史白
酒尻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戚相天人者宣宗皇后
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當途者往卜納

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官掖无時度號自在夫人
天興改元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家者搜括金
銀成國竟擿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徹以內族位
將相尤奢僭堂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百數
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在尚書省惡堂食不遺口以
其家膳供然為將相无他材能徒以仪体為事從末
帝東征方渡河督戰遽功上迴奔睢陽衆以其誤國
歸罪請廢末帝不得已下獄餓死
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无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

以苟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
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嘆呼已而敵
退解嚴則又張其會飲黃閣中矣海相與議時事至
其危處輒罷散日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至
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苗異或
民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主心困當時有人
云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又在位者
臨事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

養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先鋒
銳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
用上未久遽退閑辛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如陳
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終其任也

南渡之後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
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誅訪民間號行路御史
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曰所責臺官漏泄皆抵罪
天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
每臨机制變多為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

敗

貞祐間木虎高琪為相歆樹黨固其权先擢用文人將以為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恣橫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惡進士更用胥吏彼喜其獎拔往之為尽心于是吏权大盛勝進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監官葢注進士吏員又使由郡轉部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大夫及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時全由小吏待東宮至馬舍樞密院事南征帥又有蒲察合住王

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漢革在外行尚書六部陷士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狹隘將取地南中失已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能破蘄黃殺虜良多較論其士馬物故且屢為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後所昭軍改為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去又師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徼有云暴卒鴟張車作如林之旅飢氓烏合驅帥得罪之人

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僉樞密院事時全皆回轅即誅
後又謀取蜀時胥平章將鎮閩中奏請緩發胥由此
罷相嗟乎避強欺弱望其後振雅哉此皆宣宗時事
末帝即位無南伐之議矣 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
後吏权大盛自高琪為相定法其迂轉与進士等甚
者及疾焉故一時之人爭以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
弟請書往 不終輒令改試臺部令吏其子弟輩既
習此業便与進士為仇其趨進卒止全孝吏曹至有
舞文納賂甚于吏輩者惟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

源流此可為長嘆息者也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 局此于不
能多讀書其格怯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
文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
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
林會來使進批記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批把子
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召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
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孝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
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咲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

民不識批把子呂造能吟喜欲狂

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數換多不得人始
詔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為正七品資未及者
借注人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程震威卿令
陳宙皆有治績或入為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居官
者爭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由納恪詩記
得之故後懦貪穢者亦多然士大夫為之者犹自力
此良法也哉

正大初末帝銳于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

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季士雲翼史修撰公燮呂侍
制造數人兼之輪值每日朝罷侍上講尚書貞觀政
要數篇間亦及民間事頗有補益楊公文與趙季士
秉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為一編進
之此亦開講字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間崇文養士故一時
士大夫爭以敢言敢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
以節死如生晦高子約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
孳李英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于兵間雖功業不成

其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胥吏抑士大夫
凡有敢為敢言者多彼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
惟求免罪畧苟容迨天兵之變士大夫死一人死節
者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何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
遷入仕或守干餘載號重復累往、歸耕或教小孛
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憲下無人問一舉成
名天下知今一日卒成名天下知十年憲下無人問
也其從有群奔法行雖未入法亦得辟為令故新進

士多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吏亦以次召補故士方
免沈滯之嘆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黨
為自保計南渡為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為凡
事處一事先恐人疑已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
罪知其無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為黨也又或轉加
語責以示死私或要職美官寧用他流取媚于衆一
登省府遽忘本來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節義難
矣然亦往、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

必是如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職作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
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忌私去智取諸人以為善
以天下治天下至於百官士流賢不皆當如家人美
惡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為
國者立法使百官賓客不得謁見于私第何哉其意
正以防其請託而徇私也夫果察其入徇私不公豈
可使為宰相哉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誠
不宜猶尔防閑也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于私第

見百官賓客可謂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
君臣遇合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使觀者為之亦
不敢請而庸主亦不所也余現南渡後為宰相者自
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
議論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用得人聞
允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為吏者當以至公无私處之事自理民自服
不可委曲惡善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奉為令
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与貧家訟必直貧民勢家與

百姓爭心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卻之刑罰其意以為如此于吾無私且賈細民稱奢呼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傑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哉故同道之家羨當假借不然正以无心處之可也至首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於升進故尔甚者榜于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為郡邑而遽无親死舊者嘗記有一人為縣令禁其子不出令其子犯禁笞責之其

子赴并死哀哉不循中道縱得升遷何榮也

國所以設官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休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于民奢縱害公亦不必釣名要譽太儉陋也余見河南為令者有夜蓋紙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半騎儀從屋宇服用鮮整而遇事風生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古也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整任籍視事衣諸生適為兩

至于徵逐游從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教謁見在位者在位者相服復甚希甚者高居臺閣舊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後天下士邪已第者間之多怒至遂長源出吏院又交訟于官士風如此可嘆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魏堂及官金朝大定初張太師浩制皇制袒免親家宰執吾試補外雜用進士凡登第歷三仕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倅兩考六十月得五品節度副使兩守判官或就

選為知除知案由之以漸得都事左右司員外郎中故仕進者以此途為捷徑如不為省令史即循資級得五品甚邊故有節察令推何日了鹽度戶勾幾時休之語浩初定制時語人曰省庭天下儀表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清源也其進士受賕如良家子女犯奸也胥吏公廡如娼女守節也議者皆以為當屏山堂為余言之然省令史儀禮冠帶施書進捷与掾史不殊有過輒決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氣槩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顏

魏翰林邦彥宋翰林飛卿及余先子或召補不願或
暫為遽告出皆不能終其任也李文卿止為余言宋
制省曹有捨止皆士大夫其堂吏王行移文字也且
間余以宋制与金制孰優余以為宋制善欽止曰此
議与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槩由省會史選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首
領官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政
取其奏对詳敏也其經濟大畧安在哉此所以在位
者多長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
騷動其民有數丁男好身平成時尽揀取无遺號法
怨嗟國家以為苦驅此輩戰歿其克勝難哉貞祐初
下令簽車會一時任子為監察者以春赴吏部調數
宰執使尽揀取號監軍官其人債愠叫號交懇于臺
省又衝宰相鹵簿告亟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
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
黃河又下令簽車諸使者歷郡邑自見居官者外无
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至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

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中選為千戶至陳州今先子以前監察御史亦為千戶自餘不可勝言既立郡曲須依軍例以次相銓束物設證然後六罷之嗟乎以任子為兵已失体况以朝士大夫充廝役乎當是時余以終場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試間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閑，与雷希顏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聯七桂汝身之厚祿故人如見問為言塵士困王尼三公覽之為一笑

金朝近習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宮中職雖五品其要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資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焉南渡後人主尤委任大抵視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上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及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饋盖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粧飾体樣相夸膏面鑷鬚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

導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為不法至于大
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及在其下矣
其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
亦罷又于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于選士中亦選
一二人充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奉正曾未亦聞
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亦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
羞而一二子恭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歸潛志卷第七

歸潛志卷第八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



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
李者止工于賦律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登第
後始讀書為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為
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旧日專為科奉之李者疾
之為仇讎若分為兩途互相詆訐其作詩文者目奉
子為科奉之李為科奉之學者指文士為任子弟笑
其不工科奉殊不知國家設科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



子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完
經濟之業論以考謏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為何
如也而李者不知徂于習俗止力為律賦至于詩策
論俱不啻心其弊基于為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
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
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与塗
法乙多寡有司如此欲萃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
楊諸公為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之故士風稍變頗加
意策論又于詩賦中六辨別讀書人才以是宋風稍

振然亦謗毀紛紜然每責李非教公為有司則又
如舊矣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其主
人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鄭子時侍讀故
一時為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主今
李者法之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
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
人韵類之帖壁間坐卧諷諫深思已而尽得其法下
笔進微妙再試魁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號四

元迄今季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
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苗意養生街嘗著金
丹賦行于世其詩詞亦有集

余高祖南山翁金國初瀾進士奉詞賦狀元也故為
一代詞李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後中
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季至今皆師尊之
四子長岩西次龍泉同年擢第二女長姑及笄將遣
人一時貴顯者爭求之翁皆不許張御史景仁時在
布衣以所業詣翁嘉之俄翁與為有司取士張賦

甚佳為鄰坐者剽之尽坐同而默已而翁知其然遽
以長姑嫁為家人輩皆愠翁不恤也後三年翁後為
有司御試張擢別試魁驟歷清華以文章擅當世位
至翰林季士河南尹御史大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
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鑒也後翁墓表張所作其
載其事云次姑適襄陰王元節亦名進士能詩博學嘗
為密州節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談公之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脩然嘗同知威
平府相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為其人

皆女直功臣子為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
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
僮輩強入其家牽其牛以去民因訟于官公得其情
令一吏好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
名至廳事前詰其事趨左右械繫之廼以強盜論杖
殺于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
家作之乃下令于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
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者素為貴戚所重皇姑
某國主公使人謂公請為公曰奉王命即出會立名

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輦肅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見知
故公得行其志也公為人恬淡簡靜頗留意養生每
食必以時過午則不食也臨終齋沐而逝于死生了
然其為吏之名至今人云過宋包極甚遠其子漸為
吏亦有能稱為中都警巡使

孫左丞鐸振之章宗時名臣為人正直敢言有李閻
文采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政公再授
戶部尚書公意不愜因于戶部廳事壁間書唐人詩
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回惟有君家老

相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鄜州防禦使
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為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
終

貞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伸之者帥府經歷官劉遠
卿輩召而飯之且誘以降將宥焉伸之獻詩曰一飯
感恩无地報此心許國已天知胸中千古蟠鍾阜一
死鴻毛斷不移竟就死又云擬把孤忠報主知主知
未報已身疲明朝定作長淮鬼馬革應煩為裹屍又
云區區枕上和親策安得无戎一點頭

先翰林嘗談国初宇文太学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彦
高視宇文為後進宇文止呼為小吳曰會飲酒間有
一婦人宋室宗子流落諸公感歎皆作樂章一闕字
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姪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
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彦高作人月圓詞
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犹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
子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仙肌勝雪雲鬢堆鴉江州司
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
輒曰當詣彦高也彦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

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截點綴若天成真奇作也
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剪截古人
語亦无害但要能使用尔如彦高人月圓半是右人
句其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士角不犹勝于宇文自作者
哉

党承旨懷英與卒尚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
國初遭乱俱在兵間卒一旦率数千騎南渡顯于宗
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為一時文字宗主二公
雖所趨不同皆有功業竈榮視前朝李穀韓熙載亦

相况也浚辛退閒有詞鷓鴣天云壯歲旌旗擁萬夫
錦鞬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录漢箭朝飛金僕
姑思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却將萬字平戎
策換得東郊種樹書盖紀其少時事也

高丞相岩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鄉
里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赴
余方弱冠為作詩以公頗負謗且勸其退休也公得
詩大喜趣召余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邪
又撫余背曰汝費字如何下來盖余詩云青雲自致

不須階十稔從容位上台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衆
口費鹽梅勤勞密迹三朝重壽考康寧七秩開家道
益昌孫有息綵衣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為作序亦有
乘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語後余將歸淮陽復獻書
勸其牽一人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薨相位不能
從也

明昌永安間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楊由布衣有
名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艷語如矮窻小戶寒不到一
炉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却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

秋人號張了却刘少宣長題其詩集後云楓落吳江
真好句不須多示鄭叅軍盖訊之者也南渡後文風
一變文多牽竒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李屏山倡
之屏山幼無師傅為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
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
往、相法倣不作淺弱語趙閑、晚年詩多法唐人
李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流元裕
之輩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為法也

趙閑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溪

党公論以為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使若一屠沽子廁其間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好句為主後但以意取拾之足為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聯今人往往正作硬語非也

趙開，少嘗寄黃華詩黃華稱之曰姓王氏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為人傳誦且趙以此

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變秋艸人情日，疎李白一盃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華黃作隱居

趙開，嘗為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平猥也其詩一以李杜為法五言尤工開，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雖逝逐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鉦鼓散雲和又

有佳句行雲春郭暗歸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
入暮雲甚似少陵閑々又稱趙黃小詩云燈暗風翻
慢蛩吟葉堆擁墻人如秋已老愁与夜俱長滴尽堦
前雨催成鏡裡霜黃花依舊好多病不能觴此詩信
佳詩也又黃山嘗与予黃山道中作詩有云好景落
誰詩句裏蹇馱馱我昼園間世號趙蹇馱余先子翰
林嘗談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在翰苑扈從既得
鵝索詩黃山立進之其詩云駕鵝得暖下坡塘採騎
星馳入建章黃傘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
風玉爪凌霄漢瞥目風毛墮雪霜共喜園陵得新荐
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
搆不能

趙閑々平日字昼工夫最深詩其次又其次散文也
嘗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至今詩
者絕少字昼亦无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
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
之字昼頗許麻知幾馮叔猷也又嘗教余學書先法
張旭石柱記每曰汝輩幸有天資正不許奪古人一

點一昼寫也

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
譽于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閑嘗云被之純壞却拔
進只獎譽教為狂後雷顏彥六頗接引士流趙云雷
希顏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于
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猷能後嘗
以文章荐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者
也

李屏山教後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成一路

勿隨又脚跟故多喜奇唯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
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万里詩曰活潑刺底人
難及也趙閑教後進為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
体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
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
不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体詩只一向去
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
屏山嘗序其閑集云公詩往有李太白白樂
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

与之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譏云

趙開、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送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了余嘗以質諸先人先人以趙論為是

吳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開、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為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夫于文頗麗止論氣象大槩李于文甚細說關鍵寔主抑揚于詩頗麗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于李則取其為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

休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敬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為首与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惟語无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節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未曰人其人火其書天下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古以來惟推東坡為第一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明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伯倫酒德頌其大人先生是寓言後聞吾風声吾當作其退之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蘇子美墓

歸漢志卷第八
誌多為人所傳既用爭字當日人爭傳之不然曰為人
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有以蔽之作字好
此類甚多不可勝記雷則論文尚簡古全法退之詩
亦喜韓愈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与朋友相商
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為
應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寔錄二公由文体不同多
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寔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
云寔錄心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自作史則又異

也雷則云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
作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
今天下文字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
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
章亦難止以經義科卒法紀之也

雷翰林希顏為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互
見之嘗曰文章止是褒与貶初作屏山墓誌數處有
微言刘光甫讀之不能平与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
刻石犹存浮湛于酒其性厭急有不屑為之言余謂

長清志卷第八
碑誌本以章其人之善雖不可溢美有愧辭然當實錄其善事使傳信後世若疵短則不當書也况非作史傳何必貶焉且其子孫覽之豈得自安也

趙閑、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嘗有一齊希謙者題云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又頗傳之

趙閑、以文學名一世于吏事非所長吳定初木虎高琪為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被其名俄命趙公揖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

誤糧艸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高琪曰不然无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後高琪誅詔遣當公筆首曰君臣分嚴无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

正大初趙閑、長翰林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崗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掛蠟蛸欲訪陶潛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咏古瓶蠟梅趙云

茗華吐碧龍文澁燭淚痕疎雁字橫浚云嬌黃喚起
昭陽夢漢苑淒涼艸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從教
官燭冷眼明猶喜跡双清語亦老也後分憶橙射虎
題甚多最浚詠道李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為題
所窘也閑同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題
云魏國河山殘照在梁王樓殿野花开鷗泛白水明
邊沒鴈向青天盡處迴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
盡英才雷希顏云千古雄豪幾人在百年怀抱與時
開李欽止云連朝倥偬簿書堆辜負花黃酒一盃

九作詩和韻為難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迨宋蘇
黃凡唱和須用元韻往還教迴以出奇余先子頗出
故每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上人物多稱之常与雷
希顏元禧之論詩元々和韻非古要為勉強先子云
如能以彼韻就我意何如六一奇也嘗在試院与屏
山諸公唱和吕唐卿海藏齋詩每字韻往還十餘首
先子有云綉圻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記歸舟屏山
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与刘少宣唱和村字韻
亦往還數十首最浚論詩有云楊刘變体號詩昆竊

笑登壇子美村大抵俗儒无正眼惟應後世有公言
生杜曲今千丈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遲嗟文矣
不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抹雲詩名浪得柳
連村九原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无間言登泰山巔
小天下到崑崙口知河源如君少進可入室顧我今
衰不及門少宣以為全不竟用他人韵也

聯句六詩中雅事盖座中立書不暇深思也南京龍
德宮趙開、李屏山王正之聯句王云棘猴未穷巧
穴蟻已失王人多称之余先子亦苗意主長葛簿時

與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為聯句先
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称之屏山
則曰輕浮妾玻璃頑鈍奴瓠曰張則曰器質至堅脆
膚理还悅澤後居淮陽莫京父來過雪夜聯句先子
有云簾疎見飛雲窓靜聞落屑又李欽叔來過李子
迂在坐會合聯句先子有首唱曰玉立兩謫仙鴻峙
三敵國又云二強出奇兵八柱乃八克一老怯大敵
三戰即三北後自大梁歸陳与初聯句先子首云紅拋
汴梁城緣吸淮陽酒後令葉縣中秋夜与却坊州仲

純王飛伯輦聯句具載蓬門集中

歸潛志卷第八終

歸潛志卷第九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州仲純賦昆陽怀古詩諸
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漁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
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豺虎畏真菴千秋一片
昆溪月曾照堂々盖卅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漁水暮
少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穎川南下鬱坡陀遐想當
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為監子試干戈元禧
之云笑咸未竟消沉盡試向春陵望鬱葱王飛伯云
落日一川英氣在面風萬葉戰声來後云誰倚城樓

純王飛伯輦聯句具載蓬門集中

歸潛志卷第八終

歸潛志卷第九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州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
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漁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
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豺虎畏真菴千秋一片
昆溪月曾照堂々盖卅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漁水暮
少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穎川南下鬱坡陀遐想當
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為監子試干戈元禧
之云笑咸未竟消沉盡試向春陵望鬱葱王飛伯云
落日一川英氣在面風萬葉戰声來後云誰倚城樓

弔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開史李僕李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余亦作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又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亦无全篇余先子嘗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來如望霓又半生窈祿魚貪餌四海无家鳥擇栖又未解作詩如見画常憂讀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情邁出塵余先祖竟山君嘗

夢得句云山路蘄有壁松風无塵先子夢中詩云落月浸天池余幼年夢中亦作詩云玄猿哭處江天暮白雁來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先翰林罷御史閑居淮陽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云撥土移根卜日辰森々便有氣凌雲真成闕里二三子大勝樊川千萬軍影浸銀蟾窻上見声敲寒雨枕邊聞林間故事傳西晉不数山王詠五君以寄趙閑々會閑々亦于閑々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礼部詔余曰昨夕欲和口丈竹韵牽于韵自作一篇答其意可

也。因出其詩云：君家種竹五七箇，我亦近栽三四竿。西北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葉猶卷，客枕夢魂聲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干。先子復和其韻云：我家陳郡子，梁國不約同栽竹。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淡不追。時好若節相期保，歲寒入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閑客倚闌干。又李泚公渡因游圍城會雲中一僧曰：德超談及鄉里名家，劉雷事公渡。留詩云：邂逅雲中老阿師，里人許我話。劉雷畧談近日諸孫事，頗覺衰

懷一笑，開衆道。髯叅宜帥幙。謂希人憐短簿，去霜臺

謂尤圍城香火西菴地，嘗記秋高雨後來。後先子過

圍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晚數歸期，轆轤車聲疾轉

雷。翠幄護田桑，葉落綠雲夾路。麥花開，偶曰：假館留

蕭寺，試問游方指。厄臺陳郡白首衲僧同里，閑亦知吾

祖有雲來。余以示閑，閑亦和其韻寄先子云：屏

山殺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怀何日寫

一生笑口幾時開。心知契濶由陳土，時復登臨上吹

臺。自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先子復和云

西地相望雲與泥敢期膠漆嗣陳雷遙怜曉鏡霜鬢
滿但对故人青眼開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
燕臺上林花柳驚春晚蓬勃西風卷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
早有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
生為韵趙開以得發字其詩云君家南山有衣鉢叢
桂馨香老蟾窟送來青藜半門生今日兒孫床滿笏
迎來雲卿復秀出論事覘書眼如月豈惟傳家秉賜
彪亦復生兒劇勩勃往時曾乘御史聽未害霜蹄聊

一蹶双鳧古邑試牛刀百里政聲傳馬卒今年視艸
直金盞雲章妙手看揮發老夫當避一頭地有漸老
驥追霜鵲座中三館足英豪促筆縱橫建安骨已知
良會得四并更許深杯傳百罰我辭不飲願助勇政
要青燈照華髮但令風雨破天慳未厭歸途洗靴襪
先君得好字回用解朝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早麥
將稿此時得一雨奚翅萬金寶吾賓適在席喜氣溢
襟挹酒行不計觴花底玉山倒從來慳混嘲蓋為侶
子道北海得間尊天氣豈常好况當生發辰霑足恨不

早東風又吹簷溇乾主人不慳天自慳是日諸公極
驩皆露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疾不起趙以天慳為
詩識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
相減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繫經元好滑稽李
輒以詩訛罵元亦死如之何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
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官俄以人
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
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時士人傳以為笑談

元詩云娃兒十八嬌可憐亭々裊々春風前天上仙
人玉為骨人間画工画不出小小油壁車軋々出東華
繡帶盤綾結雲裾踏雁沙嬌雲一片不成兩被風吹
去落誰家豈无年少恩澤侯錦鞬貂帽亦風流不然
典取鸛鷓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杳無主燕
子不飛花着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解琵琶得私語
有情蜂雄蛺蝶雌無情雞欺翡翠兒劝君滿飲金曲
卮明日无苍空折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坦
碧瓦迷天津樓臺參差映金谷歌舞日々嬌青春是

時天下甲兵息江南已傳歸命臣永平以來太康治
四海一諺无穷人洛陽城中獸醜醜司隸夜過不敢
嗔王門戚里爭豪侈車馬如水爭紅塵燒金斫玉延
上客季倫豈輸趙王倫兩家炎々貴相軋笙竽嘈々妓
成列珊瑚紅樹鞭擊碎步障青絲馬踏裂因緣睡眦
貴人怒詔下黃門促收捕郵夫防吏急喧駟河南牒
繫御史府鐘鳴漏尽行不休生存華屋歸山正綠珠
香魂沈塵土侍兒忍居樓上頭君王慈明宥率土妾
身竄名籍民伍平生作得健兒婦狗走雞飛豈敢惡

元和其詩先子稱工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
百姓不安嘗趙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賦
稅何須兩裏太倉黃尋思此箇人間世画出人來也
看忙雖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
語邪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
潦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
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餘文王一見
便同車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宮中要納漁雖俚語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重九鼎相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閑風甚事又云猩、筆毛平生幾輛屐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邪余嘗以語雷文希顏曰不然一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先子大笑云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李問溪博雅可觀其後張丞昔行簡知貢奉惟以格

律痛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李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諭文風浸衰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欵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卒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欵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穎川有

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蠢騃富于財以贖入官交結
叔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為咲以其肥碩也呼
為蘇胖余嘗与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僮水牛
之說乎余对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者山艸木
尽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尽死也此可大咲
趙翰林周臣為李士楊之美為礼部尚書二公相傳
得甚欢盖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李問政
事過人雅重而楊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為
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

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為趙公此行必厚
獲益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
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礼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
印甚謹諭以直至李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
以省符次白有礼部实封趙公疑訝不知為何事啟
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
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处洒瓊瑰三
封書貸揚州命半夜碑轟轟荐福雷自古書生多簿
命滿頭風雪却迴來趙公撫掌大咲後朝野喧傳以

為笑談

張特立文奔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居汜之圍城躬耕田野以經李自樂正大初侯左丞摯荐諸朝廷為洛陽令稱治名拜監察御史奉法无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寔得罪蓋初劾時嘗以艸示應奉王鶚伯翼共議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楨輩訟之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德鄉張以其進士也故不劾于是朝省疑其私併治文奔德鄉文奔左迁邳州軍事判官杖五

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奔之去賓曰作詩有云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着心攀就中最苦張文奔取捨閑雲逐故山時人傳以為笑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諫聞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為人主見知每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至院中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為誰其人曰我歐陽修也尔為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邪其人曰修不識丞相丞相亦不識修朝野相傳

以為咲又為三司使時主行鈔法及中支軍糧頗靳
惜且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及薨人又云丞相死既焚
其声犹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歎一有失
衆心其訛誚如此可畏也已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間風
味不淺崔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為常故院
中為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无花不飲崔
乃善有肉不餐却困箇甚王從之无花不飲誰慣了
你来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王從之无花

不飲不飲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与雷希顏張伯玉諸公游宴李嗜
酒雷善飲啗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
鷹伯玉好色如僧遂相与大笑

李長源雖高才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可畏之
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
不曉人事也或者傳為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遇
余淮陽因談及飛伯余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
謂我也

歸鴻志卷第九
李屏山視趙閑，為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交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慢罵，雖愠亦无如之。何其徃刺寧。趙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疋絹，苗作寒儒視。訊其多為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脚不作溫。訊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
趙閑，本好書，其以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為苦。

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為人書扇面。失休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无客，未嘗不抄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甚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後出古人墨迹使現之，又出佳研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共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現輒稱嘆。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

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
禮部適公為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為從之天下士
書龔雷在側咲其不工也闔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
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于趙公亦喜雷因求跋尾
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
士發揚此一夕雷希顏而輒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
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夕後數日公婿張履求書余亦
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日月微雨中為張倩書雷希顏
款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

回相与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
麥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將素執扇數十詣公求
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公
問而逃名為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
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隄風來
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又
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奔諸人邀公飲丹陽現公
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
吾兒文奔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兒行也公咲又

為書之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國中之書不及也又曰西方之書又曰李至于佛則无所李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粃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為宋伊川諸儒雖踴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李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為諸儒所攻與之間再入為翰林時趙開、為翰林長余先子為御史李欽止飲叔刘光甫俱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与折难久之屏山曰以禪語解中庸即着无多事只怕諸儒認識神先

子和之亦書其後云談玄政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板不去可怜饒舌費精神盖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孝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孝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且曰板字如何下來先子曰公羊諸大夫故隱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語及其屬疾盖酒後傷寒至大也日發黃遍身如金迄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交游曰戲之曰屏山平日喜佛今日化為文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直云

公必來雲氣騎日月為汗漫之游不然則西方之金仙矣

趙閑、本喜佛李然方之屏山願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滄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魁之以擬退之原道往、楊禮部之美為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趙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元吳英粹中使刊刻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嘗與王後之言公既歎為純儒又不捨二

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文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又深戒殺生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已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溲開目曰我見教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肉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前生是趙抃閱道蓋閱道亦奉佛也今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直名後由公荐入翰林相得甚欢嘗

謂同僚曰吾將老而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某官業當為本朝第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又為文文以祭為詩以挽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為一軸寄余，請表諸墓至于新修葉縣李詩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笔也余與定末曰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罷御史歸淮陽余独留日從公游論詩講道為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說小不可且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与不學佛老不害其為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其為小人賀知章好道教

不害為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為小人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為非也余曰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余亦歸淮陽公又与余書曰慎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天地獄則无及矣間此必大咲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之作手耳余答書曰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漫浪為哉君子者但知反身則以誠处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于余有所恨石殊嵩企隆亦從公游李佛公甚愛

之嘗于慧林院謁長去公親教企隆持將香炉三棹
脚作九礼因語梁户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
子弟耶士林傳以為笑公既致仕若人求書大書榜
于門有一僧將求公作化疏以釘其手于公門公
聞遽出礼之為作疏且為書也

歸潛志卷第九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
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鋷氣勢恐其害己甚
憚之常為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刘公
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為李有鉤鉅刘談論鋒
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甫之
牙皆可畏余每与先子言以為咲

正大開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
状元亦入院為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

之嘗于慧林院謁長去公親教企隆持將香炉三棹
脚作九礼因語梁户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
子弟耶士林傳以為笑公既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
于門有一僧將求公作化疏以釘其手于公門公
聞遽出礼之為作疏且為書也

歸潛志卷第九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
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鋷氣勢恐其害己甚
憚之常為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刘公
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為李有鉤鉅刘談論鋒
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甫之
牙皆可畏余每与先子言以為笑

正大開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
状元亦入院為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

有云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交推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為其鄉人通請託也

泰和大安以來科李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萎弱陳腐苟合度程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為奇異語者往往遭絀落文風益衰及宣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開為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疎然詞藻莊嚴

絕侔曰擢為第一人擢麻知幾為策論魁于是奔子輩譁然翹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訊之臺官許道真奏其事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為省試有司得史李優賦大愛之亦擢為第一於是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尤疎第以李問詞氣見其為大筆手又賦中多用禽獸對屬衆言何考官取此賦為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弼李優為百獸家俄李優對庭策中之說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習陋

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異者其恠駭宜哉夫科卒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捨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循衆好獨所取得人彼訖者終何足校也

金朝錢幣曰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新錢餘皆宋旧錢及高岩夫為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甚貴重于錢過于錢以其便于持行也尔後兵興官出甚衆民間始輕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富商大賈多曰鈔法困窮俗謂

生化官知其然為更造號曰寶券新券初出人亦貴之已而復如交鈔官又為史造號曰通貨又改曰通寶又改曰寶貨曰寶泉寶珍珍會最後以綾織印造號珍貨抵銀一起一衰迄國亡而錢不復出矣予在淮陽時嘗聞宋人喜收田錢商賈往往以舟載下江淮貿易于是錢多入宋矣嗟夫錢為至寶自古流行今日棄置与瓦礫等而以諸帛相誑欺无恠乎天下之遠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釣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備為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試一時人士魁名士皆踴達焉凡宴會談集間諸為以分別流品并沉人物為事時蔡丞相松年曹尚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穀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甚言穀等專進退人材用利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

將有以發怒金韓相病草遼王侯焉適穀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沒事曰田穀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穀聞之汗沾衣已而丞相薨穀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奏聞熙宗曰黨人何為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誅之于是收穀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穀具贖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其後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馬見穀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

行望之在吏部聽事亦見穀台辨二人由此薨而霖
病劓斲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
也當穀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
山翁不預及其遺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
以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聲勢
為能吏巧相附會者未嘗推挽公亦不以此屑意
其後皆坐朋党淪胥以敗公獨衣不與識者莫不多之
蓋寔錄也

屏山又談趙閑，初上言諸公詩訊諷得罪事云章

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為人諫間頗厭怒如劉
左司之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事胥坐謗訟朝政
謫外官其後路侍御鐸周戶部昂王修撰庭筠復以
趙閑，事謫徂每曰措大輩正好議論人故泰和三
年御試上自出題曰日合天統以困諸進士止取三
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初趙秉文由外官為王庭
筠所荐入翰林既受賤遞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
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為誰秉文
對君子故相完顏貞小人今叅政晉持國也上復使

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
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
歎守貞直言由宰相出旨守東京嚮持國諂諛驟為
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王庭筠等俱下吏且
搜索所作訛諷文字復无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鐸
外補詩有云竟移鱗鱖舞日落鴻臚未須祭三嘆
但可付一笑頗涉訛諷奏聞上怒曰此政謂世宗升
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懼罪在不可測叅知政事孫
公鐸從容言于上曰古之人臣亦有擬為竟為目者

如孔明臥龍荀氏八奄趙衰冬日趙盾夏日宜无他
于是上意稍解翌日有旨庭筠坐奔秉文昂坐訛諷
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愚為人所教止以本等
外補初秉文与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臥秉文謝
焉大為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人焉
之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
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必少時事終不能掩大安
中出刺寧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党事起实夫
子為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盤、周大夫不得

早調元株還見及黜公獨擁朱轡蓋評其舊事已
余嘗問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最賢者曰完顏
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岩接援士流一時名
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卿諸公皆倚以為重後竟
以直罷相出苗守東京德卿嘗賦冷山行頌其德
胥叅政持國由經童入任得幸于章宗擢為執政一
時权势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
胥門十哲泰和南征宋人傳檄有云經童作相監女
為妃皆指以罪章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曰罪後

入官為奴婢屬監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
之其即位大被寵嬖專房拜為元后妃勢敵正后其
兄喜兒少嘗為盜夤緣至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
使一家权势熏天士大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
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著皆与妃家結為親獨李懷州
晏辭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妃等與宰相撒速定策
立衛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專其功
媒孽李氏罪惡以為嘗為狀勝事衛王下詔賜元妃
死且廢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

歸潛志卷第一
坐誅兄喜兄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矣當
其盛時不減唐開元楊貴妃家然止于奢縱不能害
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嚴性慧穎能迎合人
主意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能作
字知文羨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張仲淹復享少為進士同郭黼周詢盧元中宏詞科
為文有体且長于吏事大為章宗所知登第不十年
位三品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卒時年方四十餘不然
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進清論鄙之士大夫趨向

不可不慎也

統石烈執忠小字胡沙虎世宗時為護衛得幸于章
宗為人凶悍鸞橫為奉朝所惡且蒞官不法臺諫屢
有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輩无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
斯人正是跋扈耳孟叅政鑄時為御史中丞對曰聖
世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无以應然屢斥屢召恩寵不
衰衛王即位北方起兵命執忠為帥大敗于古北口
北兵由此犯燕都衛王疏其罪除名為民未幾復起
為四門都提控乃令叅議省事執忠既得兵柄遂有

廢立心時駙馬都尉南平衛王心腹也方用事判大
興府執忠一旦勤兵言南平謀及殺之于街即諸宮
斬閔以入車載衛王還第自弭監國元帥坐都堂百
官无敢言者時完顏元奴以叅政將兵數萬備北邊
執忠惧其見討使其家人好台之元奴遲疑久竟赴
闕執忠執而誅之遂縊衛王死時豐王判彰德府即
迎入立是為宣宗士論謂元奴不入都執忠必不敢
試逆敗如皇甫高之就董卓徵也庸人无断至誤國
家如此宣宗以執忠為大史尚書令澤王進退百官

自恣有震土之威宣王拱手而已术虎高琪者時為西
南路招討使將兵執忠命出都与北兵戰高琪敗歸
見執忠執忠將誅之已而釋之復命提兵以出又敗
高琪惧誅號令軍士將順眾志誅執忠眾皆諾夕入
執忠節被甲胄露刃以前執忠方濯足見大駭走入
臥内高琪軍士追殺之持其首赴宮門請罪宣宗大
惧遽傳詔赦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既為相復跋
扈擅权南渡政事自己出宣宗甚憚之然其為人頗
廉月俸計家所費外悉納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敵已

者殺平章政事抹樵尽忠殺東平帥移刺部都其力也兵定初坐殺其夫人為家人訟言宰執將奏之法當退避高琪忿然遽索馬歸宣宗即命親兵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殺之

衛王初即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二年又改元至寧人謂三元大崇至矣俄有胡沙虎之變南京未破時一二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持以散市人无穷所在光章從之又有一僧手招街中破瓦子復用石磚擊碎所在亦兒童聚

為人初不知何意後國亡方知散棗者使之早散擊瓦者國家无解矣

宣宗與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朝廷下詔改元元光拋漢武帝故事以獻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已而宋帝亦崩矣天道竟誰應耶

趙翰林可猷之少時赴奉及御簾試王業艰难賦程文畢于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肚裏文章可，三揚握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艰难好交你知我時

海陵庶人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
旨諭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
思矣後仕世宗朝為翰林修撰因夜覽太宗神射碑反覆
數四明日會世宗親饗廟立碑下召季士院官讀之
適有可在音吐鴻暢如宿習然世宗異之數日迂待
制及冊章宗為皇太孫適可當筆有云念天下大器
可不止其本款而世嬖皇孫所謂死以易者人皆稱
之後章宗即位偶問向者冊文誰為之左右以可對
即擢直學士嗟乎就之三以文字通知人主異哉就

之少輕俊文章健捷尤工樂章有玉峯閑情集行于
世晚年奉使高麗高麗故事上國使來館中有侍妓
獻之作望海潮以贈為世所傳其詞云雲垂餘髮霧
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游百御高選翩翩老
阮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脉脉似隔盈醉玉添
眷夢雲同夜惜卿離觴艸同傾記靈犀舊曲曉
枕餘醒海外九州郵亭一別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數
峯青悵斷雲殘而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艸千里路
傍情歸而下世人以為此生未卜他時生之讖云先

是蔡丞相伯堅亦嘗奉使高麗為館妓賦石州慢云
雲海蓬萊風霧鬢鬟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霓裳方見
宮腰纖弱心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寥
廓无物比濃覓无情相傳離索晚來一枕餘香酒病
賴花醫却澹灩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雲影載將
無際関山夢魂應被楊花覓梅子雨絲滿江子樓
閣二詞至今人不能優劣余謂蕭閑之渾厚玉峯之峭
拔皆可人然慕之仙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与趙
之惜卿皆不免為人疵議之矣

王副樞晦子明自布衣時慷慨以俠聞其友人出游
久妻與一僧私既歸晦以告其友无如之何晦教之
復為遠出計治裝即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見之趨
啟軒以逃晦伏軒外以鉄簡迎擊僧腦出而斃明日
晦詣有司等自陳其事有司義而釋之其後守順州
竟以即死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雲中三老圖魏恭政子
平弘州順聖人梁恭政甫應州山陰人程恭政暉蔚
州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為名臣又蘇右丞宗尹天

城人吾高祖南山翁順聖人雷西仲父子渾源人李屏
山弘州人高丞相佐礪應州人其餘不可勝數余在
南州時嘗與交游談及此余戲曰自古名人出東西
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周戶部德卿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送之
之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定人嘗為省
都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書羽檄皆出具乎為文條
暢有法余嘗至栳城縣署中有一遺愛碑正甫筆也
餘文不見多在南京時李屏山嘗云正甫文字全散

失不傳以是知女大夫貴有良子弟也

趙閑：于前輩中文則推党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
則最稱趙文孺諷尹无忌妬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
太為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
是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
免為物議也李屏山于前輩中止王子端庭筠嘗曰
東坡愛而山谷山谷愛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
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
屏山南渡後文字多離禪語葛藤然太鄙俚不文迄

歸潛志卷第一
今刻石縷板者甚中余先子嘗云之純晚年文字半
為葛藤古來蘇黃諸公亦禪語豈至如此可以為戒
又多為浮屠作碑記傳贊往來詆訾吾道諸僧翕然
歸嚮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墨佛事傳至京師士夫
夫覽之愠怒有歎上章劾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胡
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諸僧所鏤何預我耶後屏
山歿將板其全集閑為塗別其傷教教語然板
竟不能起今為諸僧刻于木使傳後世惜哉
屏山之歿雷希顏誌其墓趙閑表為余先子之歿

亦雷誌其墓趙閑表焉皆刻于石矣迨雷趙之歿
既葬而後元禧之誌之其外表迄今皆闕也

余高祖南山翁未第時嘗夢游小寺見佛衣效隱
如金字然細視之乃七言詩也竟而記其四句云喜
逢漢代龍興日高謝高山豹隱秋蟾宮好養青桂
須占鰲頭穩上游已而金朝初開進士奉中魁甲繼
以二子西岩童泉同擢第又繼以孫汝州君又繼以
孫仲奉君朝列君曾孫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
也在南京時中奉君堂求書八桂堂于趙閑閑

曰君家止人桂而已耶為書叢桂，窟四字云
先子歿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宋倡之已而余先
子歿諸公祭文挽詩總數百後趙開，歿惟余及宗
飛卿楊煥然作祭文挽詩也

歸潛志卷第十

歸潛志卷第十一

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兵由襄漢
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邊
聲益怒聞北兵阻荆江与平章政事完顏合打等謀
從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蹙入江北兵既渡皆殊死戰
合打兵不能過遂帥八都尉退保鈞州北兵襲之不
進時朝廷憂惧不知所為然天下勁兵皆為二帥所
統倚以決存亡又命叅知政事徒单兀典殿前都點

曰君家止人桂而已耶為書叢桂，窟四字云
先子歿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宋倡之已而余先
子歿諸公祭文挽詩總數百後趙閑，歿惟余及宗
飛卿楊煥然作祭文挽詩也

歸潛志卷第十

歸潛志卷第十一

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兵由襄漢
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師邊
聲益怒聞北兵阻荆江与平章政事完顏合打等謀
從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蹴入江北兵既渡皆殊死戰
合打兵不能過遂帥八都尉退保鈞州北兵襲之不
進時朝廷憂惧不知所為然天下勁兵皆為二帥所
統倚以決存亡又命叅知政事徒单兀典殿前都點

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九年正月下詔求言于東
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時從官居門待言者雖
多亦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諸朝貴
如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戶部尚書完顏奴申等披
詳可然後進多為諸人草擬百无一達者余時亦憤
然上書且求見口陳會翰林修撰李大即直于門余
付之且與論時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樞
者此一戰如何余无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翌
日報聞十六日釣臺與北兵戰酣會天大雪沒膝我

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此兵後自孟津南渡與南
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移刺蒲瓦被擒完顏合打竄
于他穴中為所發見殺都尉苗英高英樊澤即將完
顏陳和尚諸驕將皆死京師大震下詔罪已改元開
興為守禦京城計四面置帥府置行部戶工部和速
甲蒲叔輦輩帥北面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
顏習你阿不帥西面蒲察君平張俊民張帥魯石林
世勣分領戶工部事時平章政事二人奸佞无遠畧
兼樞密使完顏白撒樞密院副使赤盍合喜用事二

身港志卷第一
人奸佞無遠畧士庶皆惡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國矣俄聞陷鈞州許帥卜倫死之二月陷陳州陳帥粘割奴申死之京畿諸邑所至殘毀末帝在宮中時聚后妃涕泣嘗自縊為宮人救免又將墜樓亦為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吏部侍郎劉仲周等詣北兵告和不從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恐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肅國公某為曹王命尚書右丞李璣等奉以為質子于軍前擢應奉翰林文子張本為翰林侍讀李士從以北北兵苗曹王營

中李璣等回具言被雖受之待北投京城將不免攻明日北兵樹砲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時京城西南隅最急完顏白撒主之西隅尤急赤盞合喜主之東北隅稍緩丞相完顏寒北主之獨東南未嘗攻時人情洶懼皆以為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現余時在道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諭曰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

攻城益急砲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
當城中大火砲礮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大起亦數
人灰死軍士又自城振暗門突出殺傷甚重總領蒲
察官奴高顯劉奕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皆擢為
帥使分守四面相接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為兵
號防城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砲大奔諸生亦
選為兵諸生訴于官請另作一軍號太李丁壯已而
朝議以書生輩尪羸不任役將發為砲夫諸生劉百
熙楊煥等數十人同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

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砲之苦平章白
撒怒諸生之自見上也趨召赴部以緩期杖戶部主
事田芝又分令諸生監送軍士飯食視醫藥書砲夫
姓名又令于城上放紙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
使自拔以歸受官賞皆不免奔走矢石間又夜率燈
毬為令使軍士自暗門出劫戰令諸生執役燈毬者
諸生甚苦俄毬未具杖刑部郎中石抹世勣以前戶
部侍郎李煥代之白撒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
齊夏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天兵傳聞北有朝命

歸清志卷第十一
四
令勿擊衆謂攻三月不解城將墜已而城上人望見
北兵焚砲車帟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四面駐兵
邏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縱酒向歌呼無久
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曰款和好成金
主當自来好議之未帝託疾臥御榻上見慶等掉臂
上殿不為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皆切齒既
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凡禮且以為和
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中持兵入館大謀
殺慶等館伴使與屯按出虎及畫二人亦死遲明宰

執趨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前請罪宰相違遽慰
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騷呼踴躍
以為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月恒山公武仙
提兵自鄧赴京師上命副樞合喜出兵援之至密縣
過北兵合喜處退走仙兵與北兵轉戰于鄭州之西
南合徒單兀典亦提兵東來相過戰久之由合還京
師士庶罪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為民時京師被圍數
倉廩空虛尚書右丞李蹊坐狼不給下獄已而免死
除名擢前戶部侍郎張師魯為戶部主糧儲事時民

間皆言官將搜百姓糧人情洶甚以為憂冬十月
果下令自親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糧計口亩之人
三斗餘入官隱匿者死命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
總師知開封府後單百家立之其餘朝廷侍從官分
領其事凡主者所往劍戟從焉戶閱人詰不少緩用
鐵錐監之石杵震之恐藏城中士庶不爨以待或搜
獲隱匿者械于街雖皇兄后妃家皆不免軍士突入
妃主驚逃驅繫奴婢使之指陳所匿京師巨家著姓
被罪者甚多總領蒲察定住尤酷甚杖殺无辜數人

函點輩回之為奸利由是百姓難心識者知其必亡十
二月朝議以食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相塞不平
章白撒右丞完顏幹出工部尚書叔叅知政事李蹊樞
密院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郎左右司郎中完
顏進德張袞總師徒單百家蒲察官奴高顯劉奕皆
從上与太后諸妃皇后諸妃別大勸誓以不破敵不
歸儀衛肅然見者悲慘苗叅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
副使完顏習你阿不叔行尚書省兼樞密使事以餘
兵守南京上既出過鞏州帥完顏胡科虎提兵轉戰

來赴援曰送以東初上疑東面即李新跋扈有妄言
先罷為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守臣羈繫之已而上
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新疑見其擒縱焉突城門
欲出門守者止之新棄馬踰城二人者遽命將追及
墮湟水中新其首時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顯
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
衛州白撒等望見北兵遽勸上登舟舡南渡從官多
攀送不及死于兵而驍將徒單百家高顯刘奕輩初
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

杜門京民大恐以為將不救矣二守臣素庸暗无謀
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尽無以自生米升直銀二兩
貧民往乞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
皆剽食其肉淨尽縉紳士女多行乞于街民間有食
其子錦衣宝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歸敢夕歸
惧為飢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于家
又日殺馬牛乘騎自啗至控箱篋鞍韉諸皮物凡可
食者皆烹而食之其貴家第宅与夫市中樓館木
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

吳朝官士庶往來相結携妻子突出北歸重謂不久當大清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徒單四喜等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城與北兵遇渡倉黃歸宮于後四喜獨携其族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奔中且相繼殍死訟者以為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灵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以鄆入于齊之義不得已者况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字臣但曰當以死守中憤二

人无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為之救士民余夕見左司郎中楊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故善然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也且不敢為也廿有一日忽聞執政名在京父老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草潛衆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官送焉省掾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老便宜完顏奴申拱立无語独完顏習你阿勃反覆申諭以國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斷以泣涕諸愚叟或陳說細微不足採余語麻草將

出而白前事草言莫若以奏記密陳子歸艸之吾當
共上也余以是退將俟明日同草獻書其夕頗聞民
間稱有西南崔都尉葉招撫者將起事中皆曰事急
矣安得無人余既歸夜艸書備論其事遲明懷以詣
省庭且邀草往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以救餘
民雖死亦无愧矣是旦大陰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間
忽聞軍馬声市人奔走相傳曰達剌入城矣余知事
已不及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南兵變已圍尚書
省矣時崔立為西面都尉權元帥同其党翰鋒等率

兵葉安國者北方人素驍騎勇為先鋒以追橫刃入尚
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說
安國先殺習你阿不次殺奴申又殺左司郎中納合
德暉擊右司郎中楊居仁聶天驥創甚省掾皆四走
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兵尚書省號中庶曰
吾為二執政閉門誤衆將餓死闔郡稱快以為有生
路也食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入宮見太
后其陳其事太后惶怖聽命拜立為左丞相都元師
壽國公立以太后令釋衛即之因名衛王故太子梁

王莽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即遣使持二執政音詣
軍前納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名在京父老僧道百姓
諭言皆曰謝丞相得坐立又自詣軍前投謁歸附命
歸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為北朝民初立奉事止三百
人殺二執政當時諸女直將帥四面握兵者甚多皆
束手听命無一人出而与抗者人謂李新若臣決與
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立變三日御史大夫裴滿阿
虎帶授點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吾古孫納申溢于
臺中戶部尚書完顏仲平志自殺初立以副元帥藥

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監軍玉守玉妻
旦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以徇于是朝士震悚
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在宮中虛名而已立以其弟
某為平章政事張頌為殿前都檢點韓鋒為副元帥
知開封府左司都事李不魯濟之為御史中丞皆其
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刘仲周諫議大夫張正倫叅議
省事蓋立取仲周女為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衛
尉與屯阿虎帶為尚書右丞前殿前都點檢温迪罕
二十為叅知政事仲周正倫皆進叅知政事省令史元

好問為左右司員外郎又以刀避為兵部尚書元帥
左監車初立起與避謀及其期避不往立頗怒之故
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閑者皆以次遷擢
臺閣中其除拜先唐日俄立自為太師尚書令鄭王
間鈞汝間有衆扈西山不從命立遣韓鋒帥兵討之
鋒中箭死以折知開封府立又封諸內藏庫將以奉
北兵亦往取歸其第又搜選民間寡嬪處女亦以
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又括刷在京金銀命
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陳國夫人王

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財平章白撒夫人亦富侈右丞
李璣舊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榜掠拷訊死立又自
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徼百姓出城挑菜充飢于是
人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雜來粒以食又聞京
西陳圖上有野麥甚豐立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
族皆入宮餓遣詣青城皆為北兵所殺如荆王梁王
輩皆預焉獨太后皇后請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
皇族當北往有竄其間者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諸
宰批家屬治罪殺唐庾事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

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
時在城外營中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金玉輦以出
立歸大慟亦不敢誰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
三教醫匠人等在青城側亦被剽掠无遺俄復遣三
教人入城許百姓与北兵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
易北來米麦食之然多為北兵初取莫敢語余時回諸
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十有二日会使者呂三
教人送以北嗟乎此生何属親見亡國至于驚怖勞
苦萬狀不可数惡因暇日記憶舊事漫記于篇者大

所傳不真及不見不開者不皆敢錄

歸潛志卷第十二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在司
郎員外郎元裕之日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及狀耶
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
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
省卒詣余家貴尚書札房小帖子云省領官召赴禮
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
門外遇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

歸潛志卷第十二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在司
郎員外郎元裕之日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及狀耶
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
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
省卒詣余家貴尚書札房小帖子云省領官召赴禮
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
門外遇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

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款屬輩吾作豈其然耶即同入
省礼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禧之二
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
在京官吏父者欲為立碑記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
已曰鄭王矣二君其无讓余即辞曰初輩布衣无職
此非所當為况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禧之輩
在初等不敢禧之曰此事出于衆心且五曹坐自王
得之為之何辞君等无讓余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
禧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即趨出至李士院見王丈

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余回語其事且
曰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
既中人為之若尚書徵李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
父老心若自布衣為之乃中款也且子未仕在布衣
今士民屬子之為之亦不傷于羨也余於是陰悟諸
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
為文今而遇此患难以是知揚子雲劇奉羨新其亦
出于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
不能辭即畧為州定付禧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

臨濟志卷第二
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禧之騎馬
索余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
省中召王宰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即引
諸左叅政幕中見叅政刘公謙甫宰孟屬吾二人曰
大王碑事未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与信之俱
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与酬酢所
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禧之曰省門已鎖了今
夕既飲當留宿省中余輩无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之
余禧之倡曰作鄭王碑文今夕可畢乎也余曰有諸

公在為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李
中君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
其以城降矣則街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
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
及親族何以為智子孰思之余惟以非職辭久之且
曰余既為州完不當諸公意諸改命他人諸公不許
促迫時甚余知其事无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
体今夕諸公共謀之知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
公沒于是禧之引紙落筆州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

真港志卷第十一
三
禧之作以為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余
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
信之歎相商評王丈為定數字其銘詞明王丈禧之
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余禧走筆也然其文正
寔叙事亦无褒祿立言時夜幾回鼓禧之趣曾孟甫
書之禧之即于燭前焚其藁遲明余輩趨去後數日
立坐朝廷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為壽遂召
余信之等俱請立第受官余輩深惧見立俄而諸首
領官賫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

為余章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
甘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
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
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
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為人之
所劫歎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
而建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
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為
大不孝矣况身未祿仕叔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

姑隱忍保身為二親計且其文皆中筆非余全文彼
歎嫁名於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談往往知禡
之所為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詩余辨也
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
咲

辯七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傑紂之惡害不
及民疆土雖削士為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
曰現金之始取天下雖出于夷狄過于後魏後唐石

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
時誠乃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為伐罪
弔民故徽宗徵索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
京童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
林如韓企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諫廢
置政令如前朝雖家法夷狄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皆
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
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現又擢用人才將混一天
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

留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謹厚之士如右琚輩為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脩崇孝拔設者以為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永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歆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為文為孝崇尚儒雅故一時君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孝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滑孝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又率上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為係國保民

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陰尚夷風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遲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時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放大安与祐之弱也衛王苛吝不知人君休不足言已而雖敵生邊賊臣柄得外內皆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乎本懦弱先能性頗猜忌懲叔臣之禍恒忠為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迂却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閣中猶可以教世况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報會得之

身漢志卷第二
羞但苟安幸臣以廷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
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焚然无與復遠略大臣
在位者亦無忘委身殉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驅
又偏私族類踈外漢人其机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
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群下尽力難哉
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為將者但
知奉承近侍以偷榮幸毫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
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為者皆投置散
此所以啟天與之亡也未帝奪長而立出于私愛雖

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為黠吏時全所教用術
取人雖外視寬弘以取名而內寔淫縱自肆且諱言
過惡喜聽諛言又闇於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
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制不馴况不知大畧臨大事
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勅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
國之政雜遼采非全用夷狄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
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
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位尽行中國法明昌承
安間恢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憂南渡之後能內修政

今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邊絕也嘗記泰和
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畧以為此政
常有為日而當路以為迂濶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
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机会宜急有備為言者而上下
泰然俱不以為心以至宗廟丘墟國家靡絕此古人
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艸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
事有先浚勢有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
象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先其室

誇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
久被圍公私乏食米一升至直銀二兩餘殍死者相
望人視金銀如治士使用不計士庶之家出具平日
珠玉玩好妝其環珮錦綉衣衾日陳于天津橋市中
惟傳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奈一毛毳裹極緻密
鮮完博米八升金釵易牛肉一肩趨售之以是知明
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
如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

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
澁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
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
異如雜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難通然李者闇于識
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謂不自覓知此弊雖一二名
公不免也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劣于小
士君子窮處不能活妻子免飢寒及其得志則兼濟
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
莘野彼豈不能妄營財利侵生理優游邪恥不為也

若夫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唾之及為將料
敵制無遺衆卒能佐漢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
昔之拙而今之巧耶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為也因是
以思吾脩今日遭大變適于窮山荒野中日惟餬口
之不給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
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彼窮居妻子有愠言鄉
人賤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禾彼梗柙豫章之材封殖之
護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為明堂太室之用如或

牛羊鬻之斧斤伐之則將憔悴滲淡無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邪士大夫亦然國家以爵祿導之以言語使之精神橫出材氣得伸銳于有為然後得為用倘繩以文法索過求瑕為之則有訖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袖手相招為自全計矣國家何賴為余先君嘗為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獎養挈提使議論天下事其智識蓋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暫欲有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縱酒玩功名心是可國家惜也嗚呼自非堅剛不拔之志超世絕倫

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变易者鮮矣哉傳曰人定亦能勝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誠以嚴冬在大廈中獨能悽淡不能以居然忽有外人共笑則珠煖燠蓋人氣勝也固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生而知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者亦造物之所使也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夫事業功名权势爵位樂志氣也酒食色衣食使

令車馬樂形体也仁義禮智孝弟忠信樂性命也雖
然事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
使令車馬富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智忠信孝弟雖
不得時不富厚而于我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
既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
山之中日惟藜藿之為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
性命其何以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耶有為公卿宰輔以事業功
名顯于後我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犹能以節義

自著者又有浮湛閭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
有放浪山林艸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
以著述吟諷有聞者又有斫精技藝者如陰陽醫藥
卜筮字畫繪畫以名世者又有縱酒放歌廢棄禮法
以樂其形体者又有抑情去慾諫身服氣以覲飛昇
者要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在亦安能一其迹耶今
吾幼而若季及于齒壯季雖粗成而未有過合窮居
艸野日惟衣服之不充將為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
非居位當言路且臨事變可以立節義願服鍊以懶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鴻志卷第二
十一
情不能放縱欲縱酒以拘室不喜諸技藝皆非所專
心平生以徑籍文翰自娛顧後日窮達猶未可知然
則獨守者殘編斷藁者猶未為癡計也予生壯年其
所歷多矣嘗陪諸天子進取笑亦嘗偕諸朋友講學
矣又嘗視諸農夫耕獲矣又嘗同諸少年嬉遊又嘗
詣諸王公貴人干謁矣自非上為卿相行經濟之謀
下為僕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不涉今而遭
值亂離屏居故山之下回恐向者之事擾々膠々于
身初无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醉醒而不見纖毫形迹

以此現之百年之後亦可以默覓矣而獨區々慮衣
食之不足惧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命知坎正流
行与萬物同始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哉

三國時士尚权詐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陳寔徐穉
魏晉間士尚虛元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徐邈卞壺
茲數人者或以道德顯或以節行間或以智量稱或
以名義著行志立身卓尔不群皆豪傑之士也

余嘗現道藏書見其鍊石服氣以求長往登仙又書
符呪水役使鬼神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位

云主管天條而齋醮祈禳則乃能轉禍為福大抵方士之術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地獄因果輪迴以為人与禽獸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以時誦君施乃則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死亦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燦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絀陟立見榮枯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走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糜而從之

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及以為尋常者往往為所誘不亦悖哉

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為事士君子則安間樂道不為衣食所累奔世之人所畏者飢寒患難死亡士君子則于飢寒患難死亡无所畏使道義充于中雖明日飢而死无歎于天地使行不義而動非礼雖貴于王公富積千金而内以愧于心外以忤於人然則士君子之所為所守誠奔世之人所背而馳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訖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第十二

歸潛志卷第十三

吾在南京時從父母仕宦家資溫頗而吾則專於孳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出游未嘗无車馬也役使未嘗無童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之味也今遭安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迫食或旬日無醢醢及一得之則竟其甘寢或終夜无衾裯及一得之則竟其暖出或徒行无駟及一得之則竟其便居或汲爨无人及一得之則竟其泰乃知夫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然向之所失犹

歸潛志卷第十二

歸潛志卷第十三

吾在南京時從父母仕宦家資溫頗而吾則專於孳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出游未嘗无車馬也役使未嘗無童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之味也今遭安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迫食或旬日無醢醢及一得之則竟其甘寢或終夜无衾裯及一得之則竟其暖出或徒行无駟及一得之則竟其便居或汲爨无人及一得之則竟其泰乃知夫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然向之所失犹

以為不足也惑矣因思一時富貴权势之人生長統
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老者非唯不知稼穡之艱
難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又不知世間溫飽安逸
之正味為不少可勝嘆哉吾故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為
得志者戒

竊嘗考自古風士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
其風淳質脩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
惟知功利為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間游說從橫之流
已而爰為刑名措刻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

至焚書坑儒毒流四海漢興其風稍變多重厚長者然
其權謀法律者猶相雜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氣一
變以孝問為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董
仲舒二司馬枚東之徒出文章大備元成以來經
術之弊皆尚虛文而無事業可現浮沉委靡以苟容
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流動以諂諛故權臣肆志國
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叔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羣
臣群臣惟知守戢奉法无過失及桓靈之制朝政脩
亂奸臣擅權士風激厉以敢為敢言相尚故爭樹名

節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
岑暉張俟之徒議于野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犹能
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已而諸豪割據士大夫各欲
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
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效晉初天下既一士無所
事恠以談論相高故爭尚虛玄王弼何晏倡于前王
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无实用以至誤天下國家
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頽靡
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尚相門地相誇亦

不足觀故國祚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名為
上貞觀諸人有兩漢風其叔經術文章名節者錯出
間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三百載
及其亂也死節者相望五代間亦无可取宋初士大夫
復馳騁智謀厥後混一其風大定經術文章不減漢
唐名節之士繼踵而出大批崇尚孝間以道義為先
故維持國家亦二百載雖遭喪奪尚能奄有偏方大
抵天下亂則士大夫多尚叔謀智術以功業為先天
下治則士大夫多尚經術文章孝間以名節為上國

家存亡長短隨之亦其勢然也

余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七
食益良友則吾講學見吾過失且笑談游宴以忘憂異
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有益彼酒色
膏粱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肥醲甘脆世所
共珍使飽而過之則食如泥土藜藿葵薺世所共賤
使飢而過之則食如飴糖乃知貧窮之士自樂富貴
之人亦有若是則我輩區區以空乏為憂則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猶能正其

身使家之齊而身之脩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
曰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
我者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
書多秘之亦_{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予嘗鄙之以為
君子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
獨廣己之聞見果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皆之秘論
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
歸者尤可笑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已所不欲勿施于

人豈有假人物而不歸之者耶因改曰有書不借為一
癡借書不還亦一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无所感
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諱藻牽引李
閔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
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
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
知云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
有位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

取声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也絕少不若俗謠俚曲
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為然六經中
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卒春秋以其
壯而立志也四十而卒易以其長而多練事也余祖沂水
君嘗訓子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慎不可使點污少
有点污則不得為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為名言其作墓
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
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

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佞秦
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楊子始論老莊得失韓子
則盛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
深意耶楊子排之其得圣人微意耶其与圣人異見耶
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全法聖人雖未造其域
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韓子亦不容不見之而
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為无足取耶其偶然耶
至李翱則比諸世所傳太公家教以為无辞而祖有理
亦輕之矣司馬實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為作補傳而程

伊川則以為其議論儘高有荀揚道不到處諸公皆名世
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補傳惟隋書不為文中子左傳而其
子弟云疑為御史嘗彈侯君集与長孫无忌善以此王
氏不得用其脩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无忌故不為
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无忌徵豈以畏无忌故掩其師名耶以
是為疑余嘗思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為立傳亦自有深意
得非以既擬其師以圣人欲立于傳恐小之欲援孔子
世家之例而隋書无也世家且恐時人訾故皆不紀以為

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秦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
諭衆誨師死不以天為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爾
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肆眚小
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
輯寧尔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高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
罪維均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其予以予又民戎商必
克今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尔其攷、奉予一人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大抵以桀紂為惡
逆天天絕之我則誅惡救民為順天且若陰受上天
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則天心也天之心則聖
人之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天之所與聖人則與
之初無一毫異有以見聖人以天等自處也非徒以
天自處其理誠一也故當是時為聖人者权其輕重
計其公私而不暇顧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順
天耶吾則事之誠逆天耶吾則去之其事其去皆與
天合既去彼而求其為天下王者捨已其誰哉故踐

位而代之不辭而天下翕然亦無異議要之所行者
天也又豈有歎然于心耶其曰惟有慙德予恐來世
以為口實者懼後之人臣不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
以為例耳亦俱淺孝士之求其名而遺其實者耳豈
真有慙德耶然則後之君子猶以臣伐君為疑者陋
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求知于人者可見矣
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氏之取魏若以天為
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
之法過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受天命不然則徒為篡

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考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衰
諸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築臺
師事焉繼以始皇坑儒之禍漢末藩侯不禮士而光
武則安車蒲輪徵聘焉繼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
大夫往往為將相有勢位後有白馬之災宋興內外
上下皆儒者顯榮至宣政極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
振而今日困頓摧頽亦何足恠但我輩適當此運者
為不幸耳雖然窮達一也又何歎也矣人君子得志

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將迎接交之際禮貌語言過則為諂為曲不及則為亢為踈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与其諂也寧亢与其曲也寧踈張平章萬公父彌孝座右銘有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孝此至言也

為善而過災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為惡而過災屯困窘者分也非命也為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也非命也為惡而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命之与理惟識者為能辦之

夫慾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言發前人所未見成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可也

寧使敬而踈毋使狎而親人敬而踈不失為端士人狎而親恐流而為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膏乎其所喻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

士君子苟不為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即之不立哉士大夫各為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為柳子厚元徽之徒惜也拚却死亡貧賤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終不能有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子視之為外物得失有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為君子求合于聖矣必求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於聖賢之道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與富貴與道義兼寧有是理是則休己之所趨向嗜好又何愧乎貧

賤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居衛緼袍无裏榮公七十帶索无依近世陳无已妻子常寄婦翁家誠不肯非義而取也

馮援書誠兄子使之効龍伯高无効杜季良所為則善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誠為証竟免官而梁松竇固囚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陷至妻子不敢歸葬若是則初時戒子姪好議論人長短而不知先以此陷于禍也悲夫

保身乎身切以壽天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
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諸時忠愛乎君勿以昏
明托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
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凡事寧失
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古人以
為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因忙
後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游龍山記

麻信之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廼觀大華迄

運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鳥叔白馬諸峯固已
歎登飽經窮極深遠矣草創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
北風懷陡異多山而阻色往々如死灰凡草木亦无悴
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脉遽斷絕不
屬如是耶越既苗滯居延吾友渾源劉景叔嘗以詩
來盛稱其御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
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于天下後世者必非
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武川歸
道渾水修謁于玉峯先生魏公野服肅然見余于

前軒語水周浹驟曰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栢山葉已
游矣惟菴山為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
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其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行
十餘里抵山下山无麓乍入谷未有奇泂溪曲折行
數里草不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声鏘然鳴
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
而揖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
杪來起紛披震蕩山与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
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淅瀉者焉狀出石
罅激而為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繚其趾賓欲休
咸曰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蹈石列坐諸生以進滄
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
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
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
多杉檜栝栢而无他凡木也奇花種々金間玉錯芬
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鬣冒人衣袖又縈紆數十
里得崗之高遽陟而上馬力始不能勝行茂林下又
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教葦

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林岫樹石櫛比楮立皆在
几席間之下憇過午謁至僧英公相与步西嶺過文
殊岩岩前長杉數木挺立有磴懸焉下瞰无底之壑
危峰恠石巒峴巧闢試一臨之毛骨森然南望五臺
若相聯絡无間断西北遥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
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黃綠入西方丈觀
故侯同知運司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曲題遍乃
經北嶺登瑩草坡盖菴山絕頂也嶺勢峻絕无路可
躋步艸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

四望群木皆翠杉蒼松凌雲千尺与山无穷此菴山勝
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岩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
烟浮雲与暝色全少烏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声
翛然自萬壑來客皆竦視寂听竟境愈清思愈遠已
而相与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与酒醺談辨彊起各
主其家山為勝如郭主太華刘主茲山余主王官五
老更嘲造雅不少屈王峰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歸卧東
軒明且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迨午飯主僧丈室已乃

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
玉泉寺山勢漸頽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
峰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巖峯坐盤石
其旁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
離而分賈竒猷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
原野分畫條列歷々可數桑乾一水行繞如玦觀
覽曠達比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
而下崇溪峻嶺愈出愈有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
山家卧念茲游之富与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

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蜿蜒烏杈白馬之
端重茲山固无之至于奧密淵遠樹林蒼蔚繁阜不
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于此
而遺于彼用于所見而不用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
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
書論和林之勝有過于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
之內復有幾竟山也圓現山于是乎有得後以文思
淺狹且游之亟无以尽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
友幅巾藜杖于々而行過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

隨得隨紀庶几山之髣髴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
官麻草為之紀同游者

歸潛志卷第十三

歸潛志卷第十四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俾源山水之間髣髴從父
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屬偶為童子季少長習
時文為科季計然亦時一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
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礼
部中之及庭而絀于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為
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与以文字
往還者舊有田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獲秋冬必

隨得隨紀庶几山之髣髴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
官麻草為之紀同游者

歸潛志卷第十三

歸潛志卷第十四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俾源山水之間髣髴從父
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屬偶為童子季少長習
時文為科季計然亦時一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
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礼
部中之及庭而縉于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為
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与以文字
往還者舊有田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獲秋冬必

入汴避亂且從諸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
家事然讀書為文亦未嘗少休閒四方交游來把酒
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田之旬月不令舍去時雖少年
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及著書亦自樂无歎豈知一旦
時移事交流離兵革中生資蕩然童僕散尽流行惟
骨向數口舊書一囊由銅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
始得还鄉里鄉帥高侯為築室以居所居盖其故
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岩吾祖旧游東為
栢山代北名刹西則玉泉龍山々西勝處故朝嵐
夕靄千万狀其雲烟吞吐变化憲户間門前流水数枝
每静夜微風有声琅々使人神清不寐刘子每居室中
焚香一炷置筆硯楮墨几上書数卷偃息嘯歌超望山
光卧寻道味為終日樂雖喫衣惡食不知也間嘗自念
生而為儒忝奉至人之道其平昔所志脩身治國平天
下穷理尽性至于舍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
道養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頼先人之灵得返
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静学以休息其心力
况世路方艰未可為進取讓因榜其堂曰歸潜且以

張橫渠東面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
生當亂世政英發雄奮發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
奉王命為諸侯下而可以附雄落臣鎮馳騁才猷取
富貴或如終軍請長纓入越羈其王猷北闕下以功
名著不然當效蘇季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干
人主六印駟馬耀鄉俗吾子奚獨韜光晦迹甘為
矣物于一時使平日所矜眇不見鋒鏃亦鄙陋之
甚也列子曰嘻若亦不聞夫君子之道乎蓋君子
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進為固失其時而強

進為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天外也若平
生苦孝豈將徒老為顧自鬻自求賢者所恥如之新羅
蹇雅始欲自修且將掃除吾先祖立墓果其後日為時
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
也易曰龍德而隱遯世无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
則隱吾雖非至矣亦安敢不孝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
客既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潭水洋洋
兮今桂椒葱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湧其下兮白石皦
以如霜兕豹踰伏兮寫鳳翩其來翔世溷濁而不照

弓蹇鞞騁夫先路荆榛翁以蒙達兮野縱橫其豺虎
矧余志之曼迂兮子罕罕而疇伍歸歛其潛於
南山之下又歌曰潛于農摯之侶令潛于漁望之徒
兮願惟不肖豈敢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
其所不知求進于途兮潛乎潛乎亦可以為娛兮
嘻

歸潛堂銘并序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

潛之為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无江海而閒不
山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

京叔之文之行有不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
恐歆潛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默
何異哉夫魚不獸深矣龍德則不然升潛以其時孔
子至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季孔子子謂顏淵曰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无可无
不可良止也至人彖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萃
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陽柴立其

中央豈有吾聖門子弟及專于潛之一字者即京叔
以書求銘老大告京叔能勿忘乎謹為銘曰

仲尼駐車蟻丘漿宜僚陸沉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
梁季路往視渠以凶但見虛室依頽墻古人潛德不
欲出那用此字書其堂况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柱腹
經傳香文氣渾爾詩筆昌戶外屨滿名飛揚吾恐自
此饒薦章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吾頗長用
之則行舍則藏无入而藏出則腸得志忌作天際
翔勿以深眇賢庾桑歸歆歸歆且和光銘哉銘哉

幸勿忘

詩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棲烏尾畢逋歸來小隱与時俱高山流水誰同
聽明月清風德不孤富貴于人真暫熱文章照世足
為娛廟堂一旦求遺逸只恐終南是仕途

定齋居士李獻卿飲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
萬言長策六鈞兮三尺太
阿秋水似不喜雕虫技
不作鬼女悲長安市上
曾縱酒奴命五陵年少
兒竟荒萬里期一掃踏
碎輪臺磧

西島便調金鼎佐无為鳳池坐數汾陽老世无礼樂
二百年追蹤直擬三代前嘉生叶氣越唐舞坐令未
斗三四錢誰知天地遽翻覆滄海橫流陷平陸又如
烈火焚昆山孰辨頑石与直玉平生事業安用為携
家經走南山陸布衣粝食混漁釣妻孥粗足常熙々
數椽茅屋門橫水盡看光陰文字裏有時俯仰塵土
間擾々干戈如閨蟻我有一言君誠聽乾坤万古真
郵亭但敢定宗天光發區々世問富与貴何異螺贏
与蜈蚣

河東白華文舉

集句

天其未厭卯金刃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肯李干
謂便入林泉直自豪衣如飛鷲馬如狗野飯盈盤獸
葱韭仰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卿大史
尚書郎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一身无四壁醉踏殘
花屐齒香人物尤難到今世浮雲柳絮无根蒂不須
辛苦上龍門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鵬卒

歸漢志卷第十四
擾、人間世熒、風燭光誰能逃厄數况復入吾鄉
嵐秀充朝餒水絃響夜堂、中幽獨否昆季足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間好款
向爭教茅屋著機雲脩崇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
策勛却恐声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草信之

逃淵魚深處避戈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歌采薇
南山先序在兵塵悵睽遠山空无人居惟見草木肥

翩然千歲鶴一朝復來歸新築臨渾水行徑窈以微
清流鳴前除白雲入晨扉迴顧陵谷迂萬事倏已非
著書入理與得句穷天機前路以迫自此道倘可幾
跋勤抱中壁勉留餘暉第恐遜世志还負習隱訊
永怀泉上石一觴与君揮指无凌風翰遐奔非所希

又

塵土悠々浣客裾一堂千古入幽潛喧无車馬雲迎
户静有琴書月掛簷渾水清冷通竹過南山蒼翠與

天燕遙知吟嘯同雲弟剝有新詩洒壁綠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棲隱靜无塵詩書足以教稚
子雞黍犹能勞故人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
城春日君益竟行蹤拙又為浮名繫此身

東城李微子微

滄海成田後携家返故鄉披榛尋旧址借力葺茅堂
幾年蹤跡寄兵塵且喜歸來見在身滿眼雲山犹可
隱一庭松菊未全貧定慚巧宦盧藏用却愛成名

鄭子真祇恐池中非久處佇看雷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埃氣尚笑秋風携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勞
夢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閑日月鶴錫无語靜
依簷遙思二路犹如此自愧區區未屬猷

河東張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浩氣元從道季來北闕雲烟无夢
到南山艸木竟春回四時風月供吟筆萬古乾坤入
酒盃却恐漢庭須羽翼鶴書未許老岩隈

太原高鳴雄飛

高情謝氣埃，歸隱南山隈。
頽然一茅屋，滿洒无纖埃。
勝概矜滿前，懷抱長好開。
舒嘯野雲乱，浩歌空翠來。
瑤花晚夕靜，相對揮清杯。
天虛風露下，幽興何悠哉。
回首區中人，擾擾良可哀。

黃鸝入寥廓，竟性何能川。
英、劉處士天子不得臣。
卧老艸堂月，吟尽南山春。
野飯足藜藿，幽蘭充佩紉。
一杯石上須靜見，天地真高慮。
此都寂孰知名，与身灵運卧岩幽。
子陵釣渚滨，神超物不違。
異世

等達人我无玄豹姿，六故事隱淪空歌紫芝曲。
早
晚田来隣

刑臺劉德淵道濟

南國堂、二鳳維年来，歸隱旧茅庐。
四圍山水境，何勝一室琴書。
梁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
菜園雨晴初，荒蕪庭院人休謂。
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刘肅才卿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
二陸不可作，故山歸采薇。
江湖鴻雁樂，原隍鷓鴣飛。
惆悵朱門客，思歸未得歸。

龍江張仲經

羸駝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二劉荒山窮僻獸岑
寂長裾遍謁束諸侯手中雖无丈八矛曾蟠河圖與
天球有時咄出作灵瑞坐令赤縣還殷周億昨長鯨
吞古汴千里还家異御縣築堂址號歸潛要使新詩
走群彥方今河朔藩雄衣冠往々羅其中兩矣胡為
獨不出理光鏘彩為冥鴻朝六潛暮六潛東山不起
吾何瞻山中為問誰相識白鳥孤雲自入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險夷大夫出處不磷緇莫誇荀氏八
竟集且羨陸家双鳳儀塵世浪隨春夏改寸心惟
有鬼神知蒲團澤几烟炉靜臥讀黃庭樂圣基

東明張特立奔文奔

陵迂谷交海波翻築室渠能返故園夜雨对床聞鍊
句春風滿座共開樽都无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
象存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花萼出蓬門

山東勾龍瀛英孺

世路艰难已飽經歸來一室晦虛名任他滄海掀天

惡喜我南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潤棣華香汎酒
杯清故園未遂歸休志慚愧刘家好弟兄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來訪余曰鄉先生劉
神川宏博衍大之士倡鳴道季會金亂投跡於趙
揚雷李諸子之間厭服名議守素不仕以衛中
州之氣文章設論一出於正遭亂後于鄉有居
以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孝以休息其心竟
抱志未施而没生平述作既多其弟歸愚以
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遜士文集廿二卷銀木

于世先君文莊公鄉亭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
潛志十四卷藏于家蓋其言論談笑時事見聞
戒功規鑒以是脩米擇之錄皆歆繡梓以垂其
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偉人世為賢獻元門其
所志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
退則以道斯竟世以永道脉一時士大夫尊師
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有
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艾者神川私淑之徒
成德達材彬々輩出是身雖没而道不沒也道

歸潛志卷第十四
寄于文、傳于世、傳其文即傳其名矣夫何憾茲蓋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遼金之間治數百年太史宜有論載而旧聞逸後有述者可无考訂于斯耶先生諱初字京叔渾源人神川其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彛識其後

歸潛志卷第十四

金史文藝傳云刘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子初字京叔為太孛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乱作歸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焉又曰刘京叔歸潛志与元裕之士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乱之事犹有是徵者焉

王文定公渾渾源刘氏世德碑云初字京叔少穎異為孛能自刻厉有奇童目弱冠奔進士庭試失意即間戶讀書務窮遠大涵瀹鍛淬一放意于古文間出古賦雜說數說篇李屏山趙閑、楊吏部雷

御史王滹南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
騰譽之及與御史公退居于陳相與講明六任直探
聖矣心孝推於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真
實文章議論粹然一出于正士論咸謂斯文命脉
之傳士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戊
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考
試官後征南行臺粘合公間其名邀至相下待以
賞及凡七年而沒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
盤誌其墓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
三篇歸潛志三卷行于世弟郁字文孝別號歸愚
六名士其銘云神川力孝洞至心胸明理貫道匪
文奚工王佩瓊珞大振辭鋒導家孝之淵流會百
川而朝東章甫遺越惜不時逢